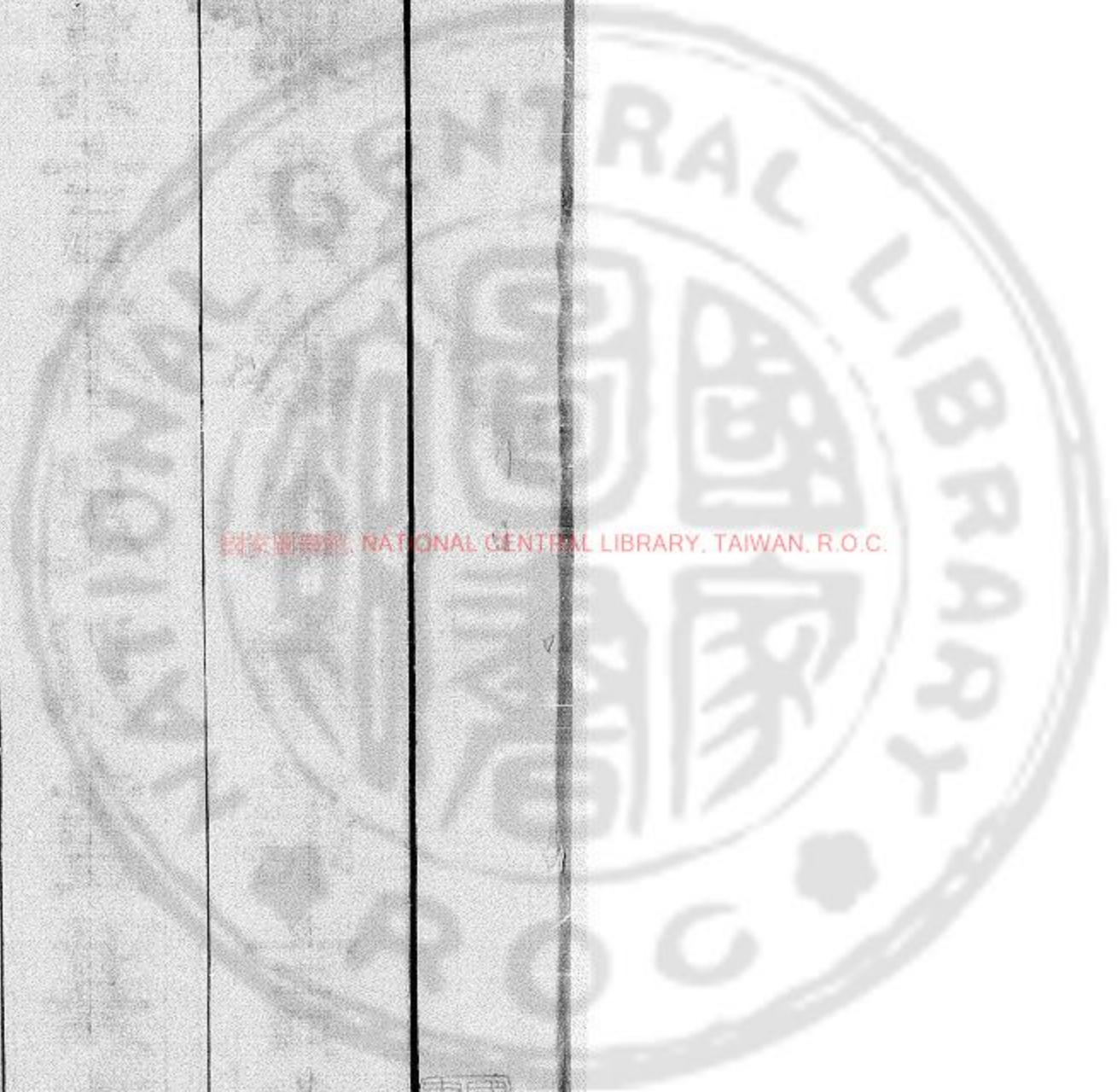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Small square seal or stamp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然有言之則是。而
考其行事則非者。豈
其言不足以盡其人
耶。非然也。殆聽言者

露而學問之精華也。
學問雜則議論不純。
性命乖則言詞多戾。
有非襲取者之能相

掩也。古之立言者不
一家。相如之詞賦。班
史之著述。固文人也。
而文人之無論。卽如

終屬圭角之不融。寧
可強哉。子輿氏猶不
可強。況其下焉者乎。
近之立言者。稍陟韓

歐之境。輒號才人。嘗
窺朱程之緒。便稱儒
者。而試求其言之合
道否也。不矯爲氣節

乃若賈生之痛哭流
涕。仲舒之天人相與。
其自負何如也。亦尊
之。漢之儒。晉至矣。謬

推王佐得乎。等而上之。子輿氏願學孔子者也。亦步亦趨。直承道統。而一聞之未達。

申韓之刑名。管晏之經國。以及老莊之寓言。豈不以聖人賢者自視。而或流爲慘刻。

或逃於幽玄。究竟適
如其人而止。而與所
謂仁義道德者無加
焉。此猶曰不同道也。

之觀察未審耳。夫人
之立言莫不假辭仁
義。抗聲道德。以竊附
於君子之高。而苟非

所有則雖同一理。同一解。而精神詞氣已流爲其人之所至。何也。蓋言者性命之流。

之偏。則溺於聞見之陋。不遁入玄虛之域。則陷於邪僻之私。曾得以浮詞改聽哉。獨

陽明先生之爲言也。
學繼千秋之大。識關
自性之真。辭旨藹粹。
氣象光昭。出之簡易。

而具足精微。博極才
華。而不離本體。自奏
議。而序記詩賦。以
公移批答。無精麤大

小。皆有一段聖賢義
理於其中。使人讀之
而想見其忠孝焉。仁
恕焉。才能與道德焉。

此豈有他術而僥倖
致此哉。蓋學問真性
命正。故發之言爲真
文章。見之用爲真經。

濟垂之訓爲真名理。
可以維風。可以持世。
而無愧乎君子之言
焉耳。使實有未至而

徒以盜襲爲工。亦安
能不矯不溺。不遁不
陷。而醇正精詳。有如
是哉。李溫陵平生嘯

強至此亦帖然服膺。良有以也。世之論文者。動則曰某宋文也。何如。某漢文也。何如。

某戰國之文也。又何如。不知文何時代之。可爭亦惟所性所學者。何如耳。予僭評此。

文。非謂先生之言待
予言而明。蓋欲使聽
言者。讀先生之言。而
知立言者之言可飾。

而所性所學不可飾
也。一人之所性所學
可飾。而千聖之所性
所學不可飾也。斯不

失聖經敷奏意矣。

竟陵後學鍾惺書



鍾伯敬評王文成公
文選叙

古文人之宦遊其地
也風波所不免而往

留一段風雅之事。
令人思慕焉。予官武
昌。九閱月而勞人被
逐。宜矣。第念君臣政

事之外。無一風雅事
可述。幾為黃鶴白雲
所笑。獨於竟陵。得吾
友鍾伯敬所評公穀。

國策。國語。前後漢。三
國史。暨通鑑。纂衍義。
纂。昌黎選。東坡選。宋
名家選。明文選。與夫

王文成選諸遺書。一
十。八。種。歸途展玩。差
為快耳。古今之書。不
知凡幾。而古今之評。

又不知凡幾。獨沾
於是無乃陋乎。不知
天下之事。豈容揀擇
而盡取之。亦隨所遇。

隨所感。而偶托之。以
為名可耳。不然。則古
今之白雲黃鶴。亦不
知凡幾矣。因謀之。梓。

聊以見予斯後也。雖
不得於君。未始不得
於友。雖不得於政事。
未始不得於文章。或

亦可解嘲於古文人
也。已。茲陽明之刻成。
故述其意於首。

崇禎癸酉春二月

黃巖陶珽穉圭父

題



重刻陽明先生文選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
言爲警矣。言者所繇以入於
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
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

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于言。非善于學者也。我陽明先師。

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于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

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
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
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
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
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

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
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
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
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
之旨。上達之機。固重刻是選。

相與嘉會。而申警之意也。不
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
矣。

門人王畿謹序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一

疏

諫迎佛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乞寬免秋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四乞省葬疏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疏

卷一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二

疏

水災自劾疏

乞恩表揚先世疏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入塞斷籐峽捷音疏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三

書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郎

答友人

答人問神仙

答徐成之

又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答儲柴墟

寄楊邃菴閣老

寄楊邃菴

答方叔賢

答毛憲副

與安宣慰

與安宣慰

與安宣慰

與陸元靜

與黃宗賢

與辰中諸生

答佟太守求雨

復童克剛

與王晉溪司馬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四

序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羅履素詩集序

兩浙觀風詩序

重刻文章軌範序

山東鄉試錄序

壽湯雲谷序

記

從吾道人記

象詞記

重脩文山祠記

濬河記

提牢廳壁題名記

何陋軒記

書後

書黃夢星卷

書樂惠卷

書張思欽卷

書東齋風雨卷後

書佛印機遺事

書與傅生鳳

書李白騎鯨

書三酸

祭文

祭徐曰仁文

又祭徐曰仁文

瘞旅文

祭泃頭山神文

祭永順寶靖士兵文

墓表

劉子青墓表

跋

竹江劉氏族譜跋

說

梁仲用默齋說

矯亭說

碑

田州石刻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五

策

山東鄉試策二道

公移

廬陵縣公移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克

褒崇陸氏子孫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綏柔流賊

選擇民兵

勦捕漳寇方畧牌

議處河源餘賊

告諭剽頭賊巢

批將士爭功呈

告示在城官兵

預行南京各衙門勒王咨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牌仰沿途慰諭軍民

告諭軍民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康府追徵錢糧呈

告諭頑民

牌行委官林應總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畱勦餘賊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六

賦

黃樓夜濤賦

思歸軒賦

古詩

有室七章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祈雨辭

五言古詩

夜雨山翁家偶書

不寐

見月

屋罅月

答汪抑之二首

去婦嘆五首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謫居糴絕誦學子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觀稼

採蕨

倚倚

溪水

龍岡新構二首

山石

無寐

艾草次胡少叅韻

諸生

採薪二首

別湛甘泉

別易仲

送蔡希顏

長生

贈陳宗魯

雜詩三首

七言古詩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五言律詩

化成寺三首

淑浦山夜泊

古道

還贛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答五首

觀九華龍潭

春晴散步

游泰山

七言律詩

西湖醉中謾詩

獄中歲暮

因雨和杜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

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二首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謁濂溪洞

興隆衛書壁

七盤

老檜

南霽雲祠

春晴

陸廣曉發

白雲堂

來僊洞

元日雪用蘇韻二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村南

白雲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卽席次王文濟少叅韻二首

贈劉侍御

夜寒

冬至

雪中桃次韻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各父將到留韻
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霽夜

僧齋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贈熊彰歸

瑯琊山中

龍潭夜坐

登閱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二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開日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書草萍驛二首

宿淨寺

泊金山寺二首

阻風

歸興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山中漫興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南浦道中

謁伏波廟二首

附夢中絕句

次韻陸文順僉憲

太子橋

五言絕句

無相寺

山中示諸生四首

遊牛峯寺二首

潮頭巖次謙之韻

宿淨寺

重遊無相寺次韻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雙峯

蓮花峯

雲門峯

芙蓉閣二首

七言絕句

題四老圍棋圖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首

遊牛峯寺二首

宿淨寺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

首

文殊臺夜觀佛燈

雪望四首

詠良知示諸生

袁州府宜春臺四首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七

年譜

上 成化八年至正德十六年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

卷八

年譜

下 嘉靖元年至隆慶二年

年譜後錄

陸澄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黃綰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霍韜地方疏

征濠反間遺事

墓誌銘

行狀節畧

年譜後人

王文成公文選目錄終

王文成公文選卷一

門人王畿選定

後學鍾惺評點

諫迎佛疏 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



言本末
一句是一
從主意

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克。邇流
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
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見。獨異於是。乃唯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
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
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
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
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

得循循焉
人意

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
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
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
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
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
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
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
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
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

即論佛籍
曰清心寡
欲曰濟度
群生暗時
打到性命
萬民上用
意何等深
姦

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
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
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
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
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
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
遂特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
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
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

漸漸引入
令人不覺
妙在不便
將佛說壞

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
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
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
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
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
之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
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

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天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枝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

攻擊處
其惡甚

比而論之。臣亦初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其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

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

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母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母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母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母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

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

進其將順擴克之說唯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此疏從孟夫子好勇好色好貨中化來而辭旨和正氣象春容非深於道誠於愛君善爲說辭者不能及此故德業文章爲我朝人物第一

攻治盜賊二策疏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旣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叅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

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深淺。而爲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

成擒。庶幾數十季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于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且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轉輸之苦。重困于民。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于兩廣。偏橋之討。未息于湖湘。兼之

不獨論切
文法亦妙

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議。唯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仁人之心。老成之見。故慮患深而設謀萬全。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瑄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

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已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銀八兩、三

賞罰之弊
道盡矣

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

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卽特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

以卽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唯爲之而誅討不及。又

白是觀之
則民之從
賊非賊招
之實官府
驅之也可
勝歎息

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
行於無辜。脇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情終之
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
威令。猶或聚眾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
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
彼與也。益從而讐脇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
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
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

從賊日眾。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
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
者爲之交接。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
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
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
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

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込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各勦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勦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

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堵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不知當時
有司讀此
何以爲顏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

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

物中已有
欣筭

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遯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脇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據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唯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

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克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克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

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
卽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
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
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
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
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
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
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
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

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

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
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
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
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
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
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
爲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
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此疏非有真識見不能道。非有真經濟不敢道。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于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身。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

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官銜奇甚。參謀驛丞王
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
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
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
南京。臣慮南京尙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
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
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
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
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

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
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
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敞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
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以大
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
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

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水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敵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組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脇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

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勅。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怒。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

徑往南京
亦是很著

共家如處

一書

先生

先生

先生

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隨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克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兵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夫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

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

寧王舉動
先生已自
有破敵以
寡敵衆而

了無懼快
雖忘義激
切而才略
亦足濟之
有餘也

指揮自不
等閒

以作用
有真經
者不能

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
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
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
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
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伍百分
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
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
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
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

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四起合擊。分布旣定。臣乃大
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
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
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
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
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
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
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
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

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璘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璘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

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創，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邵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尙書、都督、都

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寶、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

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脇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

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

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

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齋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輩。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逐其黨與。別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

堅城而自守。忠憤者唯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

時功處婉
任功處直

提督。使得扼制土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芥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前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

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
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戒。周朝佐。署都指揮僉
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
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
南橋。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揮指麻璽。高睿。孟俊。知
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
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
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

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
守益。都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
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
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以甚
爲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嬰其鋒。
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
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

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天下事做得出方說得出細觀此疏則先生之功自不可磨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唯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

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恩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早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餓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

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杳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

極言不諱
則巡遊之
非隱然
外是亦不
諫之諫

小民之苦
斯時極矣
非先生誰
首言之至
此

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
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滿船於風濤顛沛之中唯
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
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
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
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
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
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
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

讀之惻然

一總文法
最嚴

移之民間官軍之勞云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
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
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
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
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又從而腹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
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
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
昔日蠲賦之言爲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

字字人情
世變非先
生誰能言
之至此

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
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
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前之而
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論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
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
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
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
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
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

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一恤賑濟內無
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
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
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
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
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
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

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諾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

下謂至言
謂危言

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唯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先生此疏。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有臣若

此。實一時小民之福。社稷之幸。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

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僭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

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

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償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陸續徵解近於十二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則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

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卽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論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旣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卽離散者以臣旣爲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尙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

三字俱是
情實境

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鱉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緩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唯以奏免租稅爲言百姓踴躍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

細讀之恍
若先生之
涕淚未乾

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尙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

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獨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

當此之時
徭良無論
卽後刻者
亦將掣肘
各不正則
言不順一
至此哉

日懼其爲變。其始雖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箠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旣被驅騰。新者陸續而至。至則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繅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旣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

請忍心二字則雖迫徵如數如期亦仁人所不爲也

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尙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觀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

數語自是有益

爲有司者終屬忍心

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誚之辱掩耳怨慙之語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 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以典拆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銀 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

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

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耻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願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所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

上。闕。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唯。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耻。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繫。徵。收。秋。糧。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寫民情刺入骨髓讀之有不痛哭流涕者必非仁人也。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聞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每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繫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恐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

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疔瘡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
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烏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攘哀控不知所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
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
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
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
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美
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
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
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

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等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潰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

真心有莽而所乞不允殊亦可憐

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旣已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唯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
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
鶴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
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隣。已無足論。而臣父
衰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
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
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唯欲望臣
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逝去。是禽

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
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
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旣辱於禽獸。則生
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
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
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
攸繫。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
臣之義爲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
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

若此。尙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尙可以爲子乎。不
可以爲子者。尙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
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
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
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
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
戮。臣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
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
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

候命外緣繫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
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事... 命... 天... 文...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 題奉 聖旨... 功績顯著... 守仁封伯爵... 機務欽此... 守正文臣... 書照舊... 體追封... 命驚惶...

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熒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悚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耻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優。

一句振起
駁奇突有
勢

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效。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

聖賢之道
不離忠恕

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牖。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

先生與懇
處只是能
體貼人情

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

念人及此
則人焉有
不用命者
所以每出
輒成大功

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
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
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
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
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
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
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
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
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

諫說至此
則先生賞
罰之公可
想見矣

序事文法
古甚

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
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
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
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
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
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
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
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
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

知變之論

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廢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尙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

自古名將
用人無不
如此

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石之下劔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

將相之才
世平之手
以有此等
論

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

一步揭
臣子大
表為諸臣
地情理更
覺真至

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為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眾嫉。唯事指摘。搜羅以為快。

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尙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克國破羗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克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

證左亦妙

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觀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

真儒經濟
名言足破
宋襄之陋

高在不作
矯情語

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

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經憂苦之中。非有可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此等疏在他人爲之。不矜且激。則觸怒於人矣。而先生反覆論辨。若至於至激。至觸怒於人。而讀之者。但見其懇切真至。無非爲人爲國。字字皆從公心流出。此豈獨文章之妙哉。吾於此益深歎先生之不可及矣。

王文成公文選卷二

門人王畿選定

後學鍾惺評點

水災自劾疏

臣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深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絕。唯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尙恐生理未易完。

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俛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尙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旣無所施。而四鄰

苦心之極
方能作此
冷語

字字皆含
深刺

明明若過

而為已

使入主

心讀之

有不感

而悔者

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
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
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
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
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
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
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
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
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

時斥官事

天下之心徒以聚歛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
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禪於國下不能
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
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尪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
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
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
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唯 陛下軫災恤變別選
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
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

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此疏純是冷語絮語。而一段無可奈何之苦心。至今如見。歎服歎服。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莫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尙書時。因禮部尙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

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 聖慈
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
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
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自首其於心
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
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
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
朝廷特爲暴白屢 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
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

不得不如
此辨

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
兵部主事因瑾鄉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
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
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
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于者因傳 旨并
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
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寬之乃不知
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
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

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
間克 經筵官 經筵講官 日講官又選克
東宮輔導官 東宮講讀官與修 憲廟實錄及
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
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
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
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
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
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

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
之乞請 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
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
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
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
恩便道歸省 陛下垂憫烏烏且念臣父繫侍
從舊臣特 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
德九年嘗蒙 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 制詞有
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

此段可以不引

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觀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

感痛甚深

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唯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

由忠論孝語最醒透

自是孝子
痛心之言

知不忠無
恥之為不
孝則飽被
誣而不告
亦屬不忠
無耻矣淵
微之論

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為○哉○夫○朝○廷○恩○典○所
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
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為○一○明○其○事○自○此○播
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
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
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
以○為○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
為○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
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

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為○也○唯○陛○下○哀○而○察○之○臣
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

但○以○孝○之○至○情○反○覆○感○悟○不○作○藤○蔓○語○以○深○辨
可○想○其○居○心○之○純○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

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悞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

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賚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奉讀感泣，莫知攸

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蓋骸亦無能報又况遭
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
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
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
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
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
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
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
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徭獠

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
不為不專且重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
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
用之兵一有警急必湏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
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
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頽勞亦且不能無倦
况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
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
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

大都軍政
壞便有如
此情景良
可痛恨

此清
涉之所必
至字字透
徹

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旣倦且怨。又怨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稷撫之。而益疑。遂至于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

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領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獯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

庸有司不
知權變往
往至此

軍勢實然
如此非過
為虛禍以
要主聽也

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
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
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
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惟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
發於憤激。而狂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
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
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
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
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

兵不勝之
要領已在
此

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
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通誅之虜。相
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
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
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
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
多殺士眾。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
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眾而勢日以
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

先斬斷後
來反覆之
心

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
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
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
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
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
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
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
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
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

先說破妙

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于不振臣竊以爲不
然夫天子于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
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
而謂之振紀綱者唯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
寡則必務于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
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
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苗頑
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
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至有苗之格而

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于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徼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策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

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

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
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
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旣設流官而復去
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
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
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
利于國而庇于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
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

畧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猺
獠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
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
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
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
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旣有所聞見不敢不先
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
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
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

願效之至。

先原情自反。歸罪有司。已令人氣平憤消。然後論理論勢。論利害。自不容於不聽矣。雖立言之妙。亦苦心極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蕪、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

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唯有陸綬不曾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于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蕪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于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

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蕪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于天泉崑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竊見四方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

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
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
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
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
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
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
平韋文明侶馬黃雷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
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繫土官自改立流

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
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
意反致官府嗔恚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
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林兼以
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
圖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卽欲挺身投訴
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
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
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

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于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續

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蘓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叅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

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田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
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
露者當勦卽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輔將
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
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
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只
奏定奪朕以爾勲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
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
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顧

却慮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
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于九月內節
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
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
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
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
卽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

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閣住都指揮同知張佑。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中。覆溺

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全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隱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無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

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

此等處偏
可矣
以制
強上夷
何異鈞猛
虎以新和
哉尤可笑

此等處偏
能忍氣殊
可羞

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于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竄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返。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

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于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禁彼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而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

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于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征騎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于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日于蕪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

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憤潛逃而歸者相望于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

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于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于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于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懈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于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

馬之役。貧民解于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于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首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于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深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

此將門毀
誠不
如甚

四、毀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于國，滅其族而有裨于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乎？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于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于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

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日本無大罪至于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經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

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欺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卽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蕪受等

說得事勢
詳細情理
透徹字字
感動人心
誰能不聽
誰敢不服

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守。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入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

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于是下盧蘇王受于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

此時深求
之則失信
之則之則
世威杖之
一百處分
何其妥當
真大經濟
人大手段
人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
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亦土官庶可永久無變
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
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
道宜順其情臣于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照勅諭便宜事
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論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

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于是又皆感泣歡
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
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論以朝廷之
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
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
爾家室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于各處賊盜軍門
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
發爾等于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

詞雖安射却說得有斤兩有分寸使人不測

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于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于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于廟堂之上。而艸偃于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當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

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繫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思田之禍。在前何其張慌。一到能事人手中。便輕輕解散。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信哉信哉。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帥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

兵事于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
卽勦。是陛下之心。唯在于除患安民。未嘗有所
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
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
唯在于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
化。卽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赦
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
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
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于失中

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官而復設
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于物議。其
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
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唯流官一設。而夷民
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
必于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
官乎。夫唯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
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于土官之去者。是
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

流官土官
之利弊只
兩言而決

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
爲心乎。臣于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 聖
諭。公同總鎮總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
石金等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
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
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
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
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于堂室之

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
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曠野之性。
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曠野之性也。然
一唯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
是縱麋鹿于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壙之限。豬牙
童楷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
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壙之限。豬牙童楷之道也。然
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于其間。是畜麋鹿於
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壙。禁其羣觸。終

何等實心
任事

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于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

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至。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于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播衆心。而債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繫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不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旨。

切骨之談

計開

大經濟大
明千古王
善治與狄
計此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
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
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
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
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
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
之人。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上之等威
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
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

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
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
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
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于溫恤之
中。消倔強于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
知其爲善良之歸。蓋舍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
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于
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
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

衝射兇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于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于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

深思遠慮
字字俱打
點到久安
長治時亦
苦心極矣

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于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于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大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于思恩舊

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
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
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
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于人心。今岑
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
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蜂起。不約而同。自
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

公之言
曲爲出

之。則皆自以爲嬰日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
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
之爲者。况各夷言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曰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
禮部好生看他。看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
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
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
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
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

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避。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于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

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節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于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

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于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

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于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于邦佐者。但武靖當獯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昌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請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于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于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

者于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于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于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唯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

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于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

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於犯法其襲授子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生携貳勢分難合易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可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

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檢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此一舉而兩得之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中浮出傾臥於岸側其時民間遂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

謠。岑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旣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于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

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享。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旣掌府事。卽繫屬官。不得于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茂廢部

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福狹，使氣徒欲申一已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于艸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此，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厚，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

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于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于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惡其譏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兎而捕鼠以

裡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任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盜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于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

不經不苛
處分甚當

新政化則得如鑿者罷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已會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

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畧羅博溫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箕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邵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隙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二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受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定安六城頭、擬立爲定安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唯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卽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

重加此誰
不心服

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者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

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逝竄之餘。尚無受屋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

餼俱無所出。自使建學。不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第。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

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輯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

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濂廣
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
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
衛指揮馬文瑞王勛唐宏卞珩張縉千戶劉宗本
承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
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
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于本年四
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叅將張經

都指揮謝佩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日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各哨官員領溥州等衛所及

武靖州漢土兵官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場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牲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圍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

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

三、涉、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于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任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于本月十一日，寅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畧，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于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

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于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八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發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衛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簡調指揮王良輔并日兵彭燈等于本月

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方敗散營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叅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匪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藍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錕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

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恩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民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匪賊刻期于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于二十二日晚于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哨救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

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十餘徒各執長驃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岩谷無不一當十賊旣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岩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

巔崖發石滾木多爲所傷于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篷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憲解

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于高涇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于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理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

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顛又于本月十七等日、盧蘓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顛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鉄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顛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于翼、王俊等督領官兵于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顛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

我兵四路夾追、及之于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洎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厓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俱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米、大雨之

生終以
前卒傳

中饑餓經旬而旣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于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于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旣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亾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于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

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徃賊上連八寨下通西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

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唯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

報奉此各職會同叅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挺叅將張經都指揮謝佩遵照軍門成筭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准叅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場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于三三征不已至于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

承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
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
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叅將張經久于其
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
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依期進勦獲
功解報聞又于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
切鈞牌據右布政齊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
徃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
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

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
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
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
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
必以我爲無復有意于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
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聞知且聽
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
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
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

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專理。卽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趨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卽遵奉連夜分哨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

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稟報以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

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
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
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
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
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
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遵巢穴自是而後
官兵曲加撫處或肯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
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
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招撫之計益窺

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于不可支持矣至于
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
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
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
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瑤
素能懾服諸徭嘗令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
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
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
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

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于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連降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

李卓吾曰
雖是實筆
亦大誇張

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方效命但僅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窠穴殄滅渠黨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蘓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厓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

傳誦以爲盧蘓王受昔未招撫唯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于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于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

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奉勅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

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谷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于三月之內止。因湖廣

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于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

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每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下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亾誠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意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于思

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唯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叅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佩廣西都

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瑀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

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招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任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日盧蘓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踈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

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顛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詳觀其方畧。而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王文成公文選卷二終

王文成公文選卷三

門人王畿選定

後學鍾惺評點

答倫彥式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于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昔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二言。尤

妙在不墮
玄虛字字
是聖門實
義

見近皆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談性命如話家常事。如此方不愧講道學。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
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
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旣雖然故
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
而隱于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
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
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
言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夫謂學于古訓者非謂其

慨然受之
是何等襟
期

好瑣拙

通于文辭。講說于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于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于其外。汲汲于事功聲利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皆敏也。一于天德。戒懼于不覩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皆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

貊而道德流于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御我乎。孟子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若盡以此等禮物爲餽贈。則今之仕途人人皆清官矣。

文章之士
爲賢者所
不屑如此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已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畱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空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

皆實歷語
故親切如
此

數自信了
而不可究
有微思可
思

先生文每
能於緊處
出鬆不迫
人於死地
所以為妙

末句掉尾
自是歐蘇
法脈

某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于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于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于僕。固君子之嚴于自治。室如此也。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于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

絕逾季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于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于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人而非學。亦無人而不自得也矣。

絕不辨其有無。只一自信便了。說得疑者謗者。俱屬無謂。學道之高。人如此。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而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

妙論可發
一笑

著一妄字
下筆不苟

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于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于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恠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

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亾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季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未嘗說未嘗不說。而神仙之道已了然矣。

三十年句
應前熟有
微音諸者
思之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于世久矣此正吾
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
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
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
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
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
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于毫忽之間若
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辯其情之不得

所以非辨
以是指出
聖賢真學

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于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于求勝者求勝則是動于氣也動于氣則于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夫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爲主未免墮于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于道問學則支離決

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菴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于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于大學之旨看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于禪學之虛空墮于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于俗學之支離失于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于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

不知非安
知是眞切

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于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于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菴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求勝二字溪中世儒病痛此書於象山晦菴學之同異已辨之明且審矣而成之猶以爲含糊陰物與菴豈非求勝之心據於中而不能自反耶求勝之害一至於此可勝歎息

又答徐成之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
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
絲毫之憾而後可以反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
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
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
是言邪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
一動于有我則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
理旣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于朋友之間今吾兄

先生氣象
安舒於茲
可想

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
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
兄之過與。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于理。未得爲
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于理乎。請舉二兄
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
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
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
體之于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
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爲當。昔所疑然。易簡之說出于繫辭。覺悟之
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
而不害其爲異者。唯在于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
何必諱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其異而遂不以
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

發千古所
未發。直是
認聖賢道
理真耳。

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常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于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無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于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

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肯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于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唯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

提出心字
大有功於
聖學

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于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無間于天人，無分于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唯外信于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

同而異之，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論辯者，而獨唯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

得晦庵之心

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于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季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于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

映心之論

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于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于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于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菴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于不平也夫一則不審于文義一則有激于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唯

日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于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于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徧私于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宐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于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

前賢自有
真面目何
必後人同
護快論快
論

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于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心矣。唯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

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矣。

辨朱陸處。又開學者許多入聖之階。

先生此中消息甚真。故談各理處。或直或婉。或同或異。或言人所必言。或道人所不道。俱親切而有味。

答儲柴墟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剛去爲佳。子于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

于私意。君子與人。唯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雜于計較。毀譽得喪。交于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

由此觀之
明今之
誌銘者得
罪於名教
多矣

反覆之妙
絕似孟子

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于
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
之賢不及于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
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
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
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
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于道。莫貴于德。
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與某之謂矣。
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

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
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
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有所不屑
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
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
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
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
而騫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

見道不行
不蔓故下
語淺處亦
深

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黜同。曾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皆俗之炎涼。而自畔于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于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于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于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

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于同舍。而慢于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于後進。于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于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

大有理會
之非獨
辨是非也

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焉。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于人。求輔于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矣。凡僕于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于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于曠肆。憚于檢飭。

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闢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于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于小知。小知覺于無知。大覺覺于小覺。小覺覺于

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于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于人。則亦終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于人。已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于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于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于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

師道友道幾乎絕矣。賴此存其脉耳。

以昔之平

對之其爲之也亦同數千日之未嘗憚而遂不
其未憚桑之去深油之而遂以昔其只來新

答柴儲虛

二

昨者艸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
推許過盛。殊增慄汗也。來論責僕不以師道自處
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
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
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
意于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容禮安得例。以前後
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
心負以而道自吾世。寧有是理。抑夫師法者。非可

又際自應
如此非過
詳也

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衣食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

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謂豪傑之上。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徹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于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爲日已久。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

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
是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
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于斯道者相屬而言。
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而
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
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
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雖生于
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

論之哉。

不問年齒來意而一槩以師道待之。是有師弟
而無朋友矣。天下豈有無朋友之師哉。立論最
是。

寄楊邃菴閣老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儒。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于勢分。無由自通于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于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媿于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歛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

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下。猶將冒昧強顏而入。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卽。寵之以文辭。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于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于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逃無次。

爲父母請誌。遂卑婉其辭。乃爾孝屈之也。

寄楊邃菴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爲尤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

何廷事
瘵于此

又不得則莫若求逃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與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于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濟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

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于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

寫得寒心
令人不敢
退避

脩陳其道
非青難也
不如此則
立身無所
欲避小人
之中傷且
不服况治
天下乎

知之非難
行之爲難
此言要緊

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
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
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
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而爲
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
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
素所蓄而有之。惟在舍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
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
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

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于天下之禍。小人不知
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
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唯忠誠憂國之君子
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
思。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忱。惻而憫其所不逮。
幸甚。

權之一字最要緊。古人當國。未有不操縱由已。
而能進退天下成治功者。今之大臣高者。避權
臣之名。卑者。畏忌妬之視。往往棄其柄而不敢

操遂致國家事如聚訟。而因之以壞。究竟成一
鄉愿庸臣。而身且不免。蓋未就此言一深長思
也。

答方叔賢

昨見邸報。知西樵充岷。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
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
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
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
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
一爛蠶于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
于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
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

薦賢往往
以累者不
得分別故
耳

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不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于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苦耳鄙見畧具

仁人開口
便爲斯民
造福

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墜怨非阻其薦賢也阻其薦小人也。字字名言。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塲陵侮此自差人核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塲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

只論已之
是事可不
全不計及
太府效其

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于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

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詞義何其侃侃。却妙在平心和氣出之。全無過激之容。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
魍魎。則其所宜。故雖風雷使君之高。蒞經旬月。而
不敢見。若甚簡抗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
比數于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
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
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
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
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

其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鶩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遂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取受不苟如此自令人生敬憚心

與安宣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聞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

不得論禮
謂其從人
子以爲然

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官使若其未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於寇盜以縲紲十良亦守上之常職今縲舉以要朝廷平旦之恩寵祿位而將欲以何爲使

說得無謂
夷人將自
笑其計左

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于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

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據理法情勢。正色而言。字字聳聽。令安氏之邪
心。後人不敢不消。真有用之文也。

與安宣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此。雖或出于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
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
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
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至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
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
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
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知所識方
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
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巖遂高坐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

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
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
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
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
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
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

不單說中
國之強却
就切近揚
愛諸人說
出許多利
害聞之真
欲磨碎矣

此
一
更
果
心

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
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
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
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
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
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
絕難測之禍補旣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
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紙書便能使安氏卒平宋氏之叛

亂而不敢逞然使他人出之猶未免生疑豈能
如此貼伏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信矣哉

與陸元靜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
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
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
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傑以講
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
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
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
斯旣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于

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嗟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于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

步步引入
性命自覺
勝心浮氣
粗淺特甚

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于人耶亦求同其學于人耶將求以善而勝人耶亦求以善而養人耶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耶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于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于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

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耶。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于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于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積習故于吾說卒易未信。能如諸君初聞鄙說

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于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

粗說精說到底只是一反求諸已。而人偏于此處忘情失足甚矣。庸行之難也。

與黃宗賢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
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
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于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
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
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
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
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耻。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

耻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于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于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

三折肱爲良醫。今之病人。專要醫人。

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在，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于諸君出處，亦有痛癢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真學問真師友真交情于此見之。

與辰中諸生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自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于切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

千古學道
病痛在此

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于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于人。而求同于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酒。精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佟太守求雨

昨楊李二丞來。僑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于對越。祈祝之際。而在于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于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于今日。然而暑旱尚存。

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脩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于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于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朽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于中道。而亦有以異于

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于小說。而不見于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于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于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于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于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

論理而不
遠于人情
是先生高
處

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脩。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于凡民。以誠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入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于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于邪說，毋急于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此亦儒者迂腐之談。然自先生言之，不獨不迂，且覺有一段經權妙用。于天人之際，可思可

復童克剛

春初在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于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

草莽孤臣
性神以直
容自恃以
此相之自
定對病之
然

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濶之久切嗟
無力遂爾迷悟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
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
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
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
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
謀，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
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于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

利害所關
故直言不
諱

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
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箴耳，亦何保齎
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
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
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于為是哉。八策之中，類
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于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
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
為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
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

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于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于時君，世主譎誦屑屑求白于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于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于此。俟後日再講。至于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法語之言。

與王晉溪司馬書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于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于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

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
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
私于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峯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
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掩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
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
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
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之間奮呼追
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

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厲幸甚今各巢奔
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
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
攻乃命留重卒于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
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于已破
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
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
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
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

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于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尺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求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先生發針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

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針砭于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峯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發未敢顯言于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餉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

倉皇中措
處尤便民
如此

貸于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于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于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尤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

生等得免于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事每敢控聒若此。

生于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于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返勘議。動經歲月。形迹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畧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

天下事多
壞於此

先生不難
於破賊而
難於製肘
故感晉漢
公最深不
憚言之

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憤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代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太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為之。張主亦孰不樂為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窠穴之近江西者。蓋已

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掩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併力合勢。非有一倍之眾。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賊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贛南贛新集

起倩共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竇奉謝啓。極爲草畧。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

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于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于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于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于違抗之罪事。

痛哭之言
轉寫得可
笑

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于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碍。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廣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于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

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蘓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已。乃蒙天聽竝賜允從。蕃錫寵右。恩

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勞。遵稟成略。冀收微效。以上答 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勿遠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于天下。非知善言之為難。而能用善言之為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于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智謀

言之易行
之難故往
往至此

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孰為似迂而實切。孰為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于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神。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

此言非先生不能道
非晉溪公不能當人
但知爲報謝之常而不知兩人固自默然深信者矣

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于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瞶于前力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掩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于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于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耻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

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晚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效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于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源厥功所已畧具于奏未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不與成功雖仰賴方畧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

祖母亦獲一見爲訣。生死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于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于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于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病。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于薦揚之言。不媿稱知己于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于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疴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于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奏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

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孺聚。輒采民情。議于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畧有次第。守仁迂踈。病懶于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以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

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于撓敗之戮，而又且與于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閒，尚當具啓修謝。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

誠心感知
已之言非
虛者所
知

迹。乃欲歸功于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慙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

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長途多阻，遂不敢敷敬奉啓感刻之情。無

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

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于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疴瘠。又以老父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卧。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爲地方救災極難。有所裨益于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

痛縱其手足。扶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于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合刻于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申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

計決非久于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比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于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畧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寸仁之私幸也。

晉溪公之知先生。非有邀也。先生之受知於晉溪公。實無求也。自可相忘於無言。而猶不免殷殷感謝如此者。蓋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己。而不能終行其志。先生得晉溪公於意想之外。故感之獨深。稱之最切。

王文成集卷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夫之公文選卷四

門人王畿編述

後學鍾惺評點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下六經分裂于
訓詁支離蕪蔓于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于息矣
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
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于師友之道
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

同治庚午年
大邑明道
河東高道
其言之過
根其可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
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
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師友無
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
求師于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于天下而與予者
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
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
守中于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于餘姚之馬堰曰
仁子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

敘事跌宕
可喜

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
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
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
而存師友之饋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
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
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
而樂超然而遊忽然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
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
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

明明訓戒
之詞却從

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與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與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遊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與三子則焉。往而非

學矣。而予終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適。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作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

三子新舉。恐其動心。故語語斬斷俗情。良不徒三子之相從矣。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與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衰而衰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衰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與。亦其志之難與。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誌。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

聖人之學
文人之筆
妄得不如

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

爲何如。

始終以志字作骨。而竟不論學所以自是端本急務。或亦規其人之未至歟。

別湛甘泉序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

今人不惟
不知有道
并不知有
已故以自
得字喚
醒之

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
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
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
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
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
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
之過與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
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

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
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
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
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
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
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什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
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
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

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與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唯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絕學之餘。忽舍口耳。而啟靈于性命。不無驚駭之者。姑借楊墨老佛之自得。徐徐喚醒。自是引誘苦心。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唯道之行否爲欣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獐海獠。非

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以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唯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

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其視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惟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

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邪。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家曰。吾兄第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

任遠地。君曰。吾卽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與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赫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此文靜讀數過。不覺消人許多。慙刻去人許多。輕薄謔人許多。胸襟平人許多。愛惠可謂有益。

之文矣。

羅履素詩集序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況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

不爲詩只
治理粹風
妙世無非
淺之也

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闕矣又況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

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繫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其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

蔡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
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不爲過美之辭。仍從不過美中。別尋一段名理。
津津揚詡。却又似過美之者。可謂善立言矣。

兩浙觀風詩序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
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
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
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
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
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
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

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
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
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
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
會稽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
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
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饑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
望解病者鬱者怨不得其平者嗚弱者強者蹶者
嚙者覆而孽者生焉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

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
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
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
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
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
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
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
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
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

然後二字
有藉藉

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以不墜也。

文之必傳者。雖平淡中亦必有一段意義。令人磨滅不得。若此文是也。

重刻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人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定之。謀諸方伯郭公葦。相與捐俸廩之資。鉅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而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

以羔雉喻
舉業最當
但云是外物
耳

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俾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于倖進是偽飾也

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鈞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

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別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序文章軌範。却進而言舉業。言舉業。又進而言堯舜周召。議論識見。往往高題一層。故竊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唯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至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

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禮。祭又沈。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

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旣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

考校者不明之罪與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

辭氣温然
最可發人
深省

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貴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曷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收○法○如○

就風土作勸勉言他人亦能之但不能如此親切有味耳

壽湯雲谷序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余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跡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于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但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旣別雲谷尋

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于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予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

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于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甚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于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于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

就鄉人廬
室窺出道
情眼亦冷
且明矣

題畫處忽
發一限高
議淡其奇
甚

光發累釋則恬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
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
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
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于是雲谷年七
十矣是月值是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
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于道而尚
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
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
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

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
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于爾鄉之人復有足賀
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宮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
請遂追書之

不作艱深詞意而淡不厭之味愈思愈長真白
描高手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嗚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

人之所以
不學聖賢
者皆此一
念誤之

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

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

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學問者，則愕然共非笑，指斥若惟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居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

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

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
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
苦也。顧以吾爲苦邪。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
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
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
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
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
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
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

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
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
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
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
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
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
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
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
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

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常。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孔子曰：詩可以興。又曰：不學詩，無以言。然則學詩豈悖道者耶？先生又非不知詩者。此際費人

深長思矣。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日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日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迺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益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

推及舜也
立人建國
自正六日
竹書文書
讓文文書
學上流也

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第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腹亦克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子孫效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

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與？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

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重脩文山祠記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于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于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于名

各言其當
細之禍生
此

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託鳴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誰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士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

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驚之私。士流于矯拂。民入于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于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于全。克其私。以及于正。不媿于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克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

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于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于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于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傳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

不媿于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卑陋。而未能恢。既有媿于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于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字字覷定。令人切骨。痛下筆。稍有良心。讀之不能無愧。謂之空言可乎哉。

氣味古傳
可玩

濬河記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
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旣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于
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
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
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
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
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
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

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墊溺，遠近稱拊。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霪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鱉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題外不添一語，題內不少一語，有法脉之文。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于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于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于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貫魚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肩

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
微至于箕箒刀錐其賤至于滌垢除下雖各司于
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興害作執法
者得以議擬于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
入于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其工之罪惡而舜始
以流之于幽州則夫拘繫于此而其情之苟有未
得者又可以輕棄之于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
猥而其勢有不容于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
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

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
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
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
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有變故不測之
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
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
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
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于此者將求私
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

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于是乃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已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于已也。夫弘治庚申十月望。

提牢瑣襲之役。却敘出許多絕利害絕要緊關

係令人不敢生厭薄怠忽心。此等文字。非先生不能做。

何陋軒記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于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

諸夏能
何事可
可愧

整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有容宋甫魯掖折
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冷刺故迺不能此其好言惡
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
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于叢棘之
間則鬱也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
鳥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
于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闢之材
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蔭之以
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

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軒
者若觀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
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
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于
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
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
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
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
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

中不節。卒未免于陋之名。則亦不講于是耳。然此無損于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惟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蹠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

此父殊不
俗

此一語喚
醒許多始
息文兄

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
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
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
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
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
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
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
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
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

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
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
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
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
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
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唯世之號稱賢士
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
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
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唯功利之爲務而所

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
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
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
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
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
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
於有成以吾忘乃父之志

書樂惠卷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
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
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
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
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邪間有日也聞子仁
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
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叅於前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向人求文者。皆甘心自處于不肖之地者也。此文敗盡求文者之興。

書東齋風雨卷後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
愁苦悽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
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法然而泣下者有
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
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
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
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詠
嗟嘆於十年之後特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

者歎夫其隱几於蓬牖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
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
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齊主人得時居顯要
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
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
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
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齊主人
之意失之遠矣

拈出太虛心胸令一輩觀場呆人哭不得笑不得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
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
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
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
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
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
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于天性故老而彌

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
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于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弘之
血。釁不足。雖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
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
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書與傳生鳳

祁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于貧。徐曰仁之爲祁也。
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
余。遂從余而南。聞余言。若有省。將從事于學。然痛
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
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
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
譬之。不能已。乃以質于余。余曰。嘻。若生者。亦誠可
憐者也。生之志誠出于孝親。然已陷于不孝。而不

千古保身
後銘一部
廣成子無
此真至

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得為孝乎？余曰：不得為孝矣。欲求祿仕而至于成疾以殞其軀，得為孝乎？生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于不孝？于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于不孝？余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爾，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余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非憐其貧，憐其無以處貧也。字字是警惕之詞。

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于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没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豪放二字。亦未易言。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
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于時
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雖謹語。却有至理。

祭徐曰仁文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柰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

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

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慚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

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
幸未卽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
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
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
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
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唯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啓予之昏而警
予之情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師友間一段至情見乎辭矣

祭徐曰仁文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今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艸
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
兮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
爲兮與雀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歛歛奠椒醕兮松
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不間于隱顯兮豈幽
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音調酸楚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

二語寫天
捱旅鬼憑
吊情長慘
然之極

悽惻之音
讀一過泣
下數行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塲譯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游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空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

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銜胃霧露，坂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

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
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
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
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
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游子懷鄉兮莫
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
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子宮竟兮竟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
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茲兮率爾子僕

此證無此
悽惻

來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
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
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
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饑
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于
茲墟兮

悲吏日所以自悲也故慟

祭泃頭山神文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
都御史王其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泃頭山川之
神唯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
侯祭封內山川亦唯其有功于民然地靈則人傑
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
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泃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
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泃之井糞穢而不除
久則同于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

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于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洩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意。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

竟入山神之罪何等
膽識

手于予。今駐兵彌月，雖巢穴掃蕩，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耻。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于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遣患于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于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益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

壑予將隄。沼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鬼。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唯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

大有經緯之文。非精誠可質鬼神。亦不敢道。亦道不出。

祭承順寶靖土兵

維湖廣承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于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

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于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

物故者之冤鬼。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于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于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

調發使爾絡繹奔走于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
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
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
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溝壑且兵之爲患
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
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
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
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于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
無故而驅爾等于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

疴物故于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
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
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
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
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
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于馬革裹尸之言矣嗚
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以班師去矣
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
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

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爲文慰地下之魂。自應多悽愴之音。却拈出一段死生大義。轟轟烈烈。不令生者短氣。且令生

者感奮。可見國家有關係之文。決非不學無術之人所能做也。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于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大有感慨。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于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
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
不及于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
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
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剪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
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
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

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大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于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于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于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

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于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古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于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

默之愚以不言。飾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很。自託于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夫誠敏于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就四僞八誠中發一段至精至微名理。責付與人。令人合口不得。與東坡思堂記同一機軸。

矯亭說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于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于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于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妙甚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于意必也意必亦思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于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

此轉尤妙

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一句一轉。步步引入中道。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田水縈。田山迎。千萬世。鞏皇明。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王文成公文選卷五

門人王畿選定

後學鍾惺評點

問老佛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謂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



習者又其糟粕之餘與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與夫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則誠非道矣比後世貪冒無耻放利而行者不有閭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爲兼愛爲我其亦在所闕乎抑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

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君之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智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由起與然

只此一語
已令異端
無着足處
矣

則天下之攻異端亦先明吾夫子之道而已耳夫
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
彼亦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是非孰從而
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爲存養慎獨之微而
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以日用常行之間而
達之於天下國家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
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不可一日
缺焉者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
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之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

聖道不明
人盡異端
豈獨老佛
名言各言

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
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
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
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
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
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
問禮則其爲人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
於道初豈甚乖於夫子乎居其實而去其名歛其
器而示之不用置其心於無所計較之地而亦不

但平心論
理不倚仗
孔子作強
梁語所以
為妙

以天下之計較動其心。此其為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莊周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為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也。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貪鄙。以為同。

獨舉二者
蓋有感于
時事而云

冒進而無耻。貪鄙以為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而無耻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為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為奸。顧亦奚為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攻焉。彼既有所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亦望望然。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

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朱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予言乎哉。

自攻正妙于攻人。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吾請下一轉語曰：孔子之道不著，則楊墨之道不息。先生之于佛老亦此意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尹，學顏者請遂以二賢之事而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三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乎。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

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子之徒以于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與此乎？至於箠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又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

自以爲能識箠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辯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畝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及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不易矣。而

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而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其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行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爲君矣又何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

聖心只有
一是智仁
忠三者之
名皆可不
立

者彼置成湯之聖而不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智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乎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唯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必自有處而愚

大意只一
句可謂要
言

則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臣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言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乎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詢人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爲答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

淺視之弊
正坐此耳

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辯而斷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已勿禮而爲仁乎夫爲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畧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擬議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

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箠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唯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箠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作，而

死見顏子之微

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呼！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

同一事也。而聖狂忠佞，由于所志，同一理也。而精粗深淺，由于所學，立論甚細。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
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 鈞
牌差吏龔彰賚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
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根里收買葛紗比因知
縣員缺主簿宋海管徵錢糧典吏林嵩部糧止有
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
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

先提出祖
制便妙

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註於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啣啣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

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
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
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
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
剥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
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
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
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
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

一段不得
已之情勢
發出如畫

正論侃侃
不爲勢屈

以引咎爲
譏諷令人
警復令人
愧讓論絕
妙

何等力量

不呈乞寬免竊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
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
請聞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
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
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
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
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
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
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

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
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
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
萬全之謀旣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
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
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
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
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
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不顧一身敢爲民力請蠲免真不慄民之父母。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

語出至誠
言皆正論
令人去下
得留不得

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捨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而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繫矩者必推已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語語皆從聖賢起見故不可及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爲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議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美。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隣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是亦有司者之耻也。爲此牌。仰贛州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

伊有司盡
如先生風
俗不旣美
乎

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
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
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
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
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册
此一舉直使天下清貧之士皆爲感激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堯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堯德任師儒心
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
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
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
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
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
儒之意繳

褒崇陸氏子孫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
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
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
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
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
間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
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表章先賢大有功于聖道。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畧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

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李卓吾曰。先生安得不福延子孫乎。

綏柔流賊

據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熾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任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

漢招董卓
去十常侍
復招曹操
六范卓宋
管金鼓遠
復借元殿
全皆遭此
志

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

為虐甚則
誤處最當

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旁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惡黨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

深中令人
偶病功業
無成往往
坐此

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唯事補轄撥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

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討處

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

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

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

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

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

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

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

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

得最
是
亦應
念

又說又嚴
曰此語無
之妙

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若彼不改。一征不
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
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
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行遷善。實心
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其自新之
路。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
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
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
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

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地。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
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
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
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
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益衆。此撫柔之道。而
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
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
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
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

法必因時
非其時雖
良法亦自
難行如十
家牌與井
田之類是
也

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視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唯有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當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亦須分作六班每五百

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鴟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火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

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母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母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細釋。母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定奪。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先生畫一策舉一事。必始終詳盡。可久安長治。而後舉行。豈有他哉。只一味學道愛人故耳。

選揀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勅諭。一應軍馬

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

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軍即

情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

逮至集兵舉事即已烟烟潛形會無可勦之賊稍

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

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

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

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

縱烏合勢急廼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

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問戍以

雖鼓舞語
亦必然之
事

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

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

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

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

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

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

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

或數十餘人或少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縣

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

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敢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訓別選素有膽畧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

如此練
何患無兵

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

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觀其作用。字字成竹。功豈有倖成者哉。

勦捕漳寇方畧牌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叅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畧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蒼翳。若雨水洊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

此等計策
人亦難知
却乃在一
石際一着
使人必信

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牒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糗噉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唯在摧

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

正一念非
凡將可及

將已破賊窠。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投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

一小小方畧。而紀律森然井然。無毫髮非精神所到。可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矣。

智仁勇三者皆備。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旣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卽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割。選差知田通賊曉事人。役齊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

賊之苦衷
亦爲看破
明眼出之
仁心

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尅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諭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

得隄使徃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踈虞

審時度勢大有機權

告諭涓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旣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之衆其餘多繫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脇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

爾等便有
無限生死
利害無恨
憐憫慈悲
隱隱動人

州
州

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
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
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
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
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
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
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
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
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

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
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
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
所迫或是爲大户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
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
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
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
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
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

警醒愚頑
此實項門
一針

與一語吐
出誠心相
示

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
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
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
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
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唯是爾
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
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
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
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

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

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

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

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

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

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

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

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

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

辛苦二字
令爲賊心
賜灰冷

放心縱意游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
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
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
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受吾言改行從善吾卽
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
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
槩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
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
湖湘之士兵親率大兵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

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
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
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
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
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
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
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
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
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

寫出必然
之勢使賊
作生之念
不起

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字字皆從誠心恕心仁心中流出非獨文章之妙便能感人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

以向...
之人使人
口不待

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
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
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
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
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
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義氣各自
據實造冊

告示在城官兵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
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
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
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
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
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
因民之怨唯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
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

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為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效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誦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為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為彼所掩。震驚遠邇。嗟臍何及。為此合咨貴部。煩為通行在京及大小衙

又家數語
戰勝之機
然

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為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駕蹶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關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為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

只保其妻
于四字便
可愧死

又開生路

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
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
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
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
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技尉人等亦各諭以大
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
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
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
施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
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
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
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
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
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
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
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殊不知 朝廷出

平卓吾曰
家言賊擒
家法共六
日耳忒快

遂以付論
多而而然
論中實合
機阻京軍
心幾于

兵專爲誅勦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
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
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
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
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
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
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除將
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
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

理卽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
使知寧賊已擒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
候京軍請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本院押解賊犯
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徑過有司等衙
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
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

此時京軍說來不得說不來不得又不得不阻
其來又不得不打整其來時事難言極矣却字
字下得極圓活極斬截極有味極妥當非有二

十分濟變之才不能如此

告諭軍民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合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

明欲打動
北軍思歸
之念却借
告諭語出
之妙甚妙
甚

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允准起運係南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允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末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降等因此亦深觀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

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
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
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
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
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
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
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
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乃備
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愛民是其本念故言至此往往痛切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筮捷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

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况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任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

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任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洞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尚堪腴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有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

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此繳。

告諭頑民

告諭安仁餘于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都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

此非故抹
倒前有利
以開一線
生路只是
一點怨心
不昧不尤
目認明罪
過便覺開
口說人言
辭不壯何
以令他人
服罪耶

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
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
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
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千里分本少於東鄉而
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
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
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
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
其失二矣乃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念爾等

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
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論者卽
宜斷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
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
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于此
又信一徧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
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
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
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

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于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

情勢
得透
自所
易動

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結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所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絕妙榜樣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

本院奉 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匹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徧裨領衆數百立齏粉爾輩如几上肉爾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唯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

招撫之辭
多遲情已
甚未招則
令人疑既
招又不能
應其口故
往往敗事
此則名之
必可言言
之必可行
事安得不
濟人安得
而不服哉

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唯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旣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日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繫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旣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捨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

此明察
神敢作奸

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齋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

如此行賞
不效命

如此行罰
誰不努力

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卽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卽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

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無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等卑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徭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任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月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

字字誠心
與虛誘者
不同

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倦倦憂念但一
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
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
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
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
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王文成集卷五終

王文成公文選卷六

門人王畿選定

後學鍾惺評點

黃樓夜濤賦

宋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黃樓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



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哈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山西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崖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擺擺颯颯。洶洶濶濶。若風雨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

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翺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垆。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瀕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

先○吊○是○三○句○見○水○之○無○心

山○題○妙

一部絕妙
鼓吹

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瀆。茫然東翻。以與吾
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慄
孤城之岌岌。覲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情霆擊於
耳。聵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
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
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潏潏汨汨。澎
湃掀簸。震蕩潏潏。吁者爲竽。噴者爲篴。作止疾徐。
鐘磬祝敵。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嗚者。囂者嗥
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喁喁者。而嚶嚶者。蓋吾

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
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
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壺鬱者乎。而
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
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
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
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
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
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

歌妙在不
添一語添
一語便是
蛇足

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嘖然而笑曰。客之
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
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
知其所極兮。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解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
若處深麓。而游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
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
而沒沒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
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
於嗷嗷焉。噉噉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
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
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

兩則又相
謂寫出代
為制度之
意

知也。歛德以享道。大時也。性神養性以游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為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俛俛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呼。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為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為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

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為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為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為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似從離騷中化來。然悲而不怨。傷而不激。實與

離騷不同。

古詩

有室七章

獄中作

看他含吐
悽惻不啻
吞聲而哭

有室如篋。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一作君心之不測也
 倏晦倏明。凄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彗。豈無白日。寤寐永歎。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敝矣。殞子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旣昌矣。
 朝旣式矣。日旣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守儉第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第與
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
誰與同。江雲間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
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闈兮
離居。路修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
有雲。深林窅窅兮澗道。曛松落落兮葛纍纍。猿啾
啾兮鶴怨。群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烟
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淒淒兮春日遲。葺予屋兮

猶土親戚
故舊朋友
之懷一時
交集

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藿。擾麋
鹿兮無駭我塲。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涓。往
者不可追兮。嘆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
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柅兮滄滄。終携
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
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
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

呼盜賊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嗔民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八重句更妙

五言古詩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
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寒○衣○涉○溪○去○笑○引○開○
竹○房○謙○言○值○暮○夜○盤○餐○百○無○將○露○華○明○橋○柚○摘○獻○
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
歸○遂○相○忘○

不寐 獄中作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翹颺生。不寐知夜

遂相忘
得賓主無
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語解來
亦淺但覺
其感歎其
深使人心
惻

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洵我心良匪石。詎為戚
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厓窮猶可陟。水深
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為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烟
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墾。

見月 獄中作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
裳。匪為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
高堂。胡為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屋罅月 獄中作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
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
凄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游俠。經歲
去不反。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然念宗祀。淚
下長如霰。

荅汪抑之二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然昕夕。况茲萬里
隔。戀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

親側回思菽水歡。美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其二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母心違。

去婦嘆五首

楚人有聞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

歸去之山間。獨居懷綫不忘。終無他適。予

聞其事而悲之。為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璧。君心亦何怨。獨嘆貧家女。素質難為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顏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其二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姬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

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其三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
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厨存宿旨。爲姑備。
朝飧。畜育意干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盡從。
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其四

夫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雞鳴尚聞響。犬戀猶相。
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圖回行漸遠。日落羣。

忽爾一痛
嘔血數升

鳥飛羣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其五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水合。採苓山雪。
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
鴻吟。彈苦思彌切。噴岘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
聞此音。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
級。迎風亦蕭疎。漏雨易補緝。靈瀨嚮朝湍。深林凝。

素位尤景
宛然

暮色群獠環聚訊語。麗意頗質。鹿豕且同游。茲類猶人屬。汚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畧稱茅茨迹。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愠見。山荒聊可田。錢鏹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做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美。出未。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是亦仁政

一段經濟學問在內

下田既宜秣。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蕓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蟻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卽是參贊功。母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坂援陟。崔嵬游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倚倚

化機參贊等語不宜說出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榦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違踪。如何兩分植。憔悴嘆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冷冷。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

岡書院其軒曰何陋二首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巖雜林條。小構自成趣。開窓入遠峰。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稌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憇。輸與非敦美。母令易傾敝。

其二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

深清所刊
忽爾生悲

得用小人
之法

觀鋤荒既開徑。拓焚亦理園。低簷避松偃。踈土行
竹根。勿翦墻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
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母為輕鄙事。吾
道固斯存。

山石

不獨觀古
而清冲氣
味直在漢
魏以前

山石無情而有情。妙其。猶有理。山木非木。石別久寧無。有枝。人生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非木。石別久寧無。何之。行雲有時定。游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鳩
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

山行采芝

無寐

烟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徃。寒風振喬林。葉落聞
響起。窺庭月光。山空游罔象。懷人阻積雪。崖水幾
千丈。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委况生幽谷。底不礙君相。
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
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為

以蘭棘喻
君子小人
者及以此
獨并其注
前皆為書
出

棘所欺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寧予有弗顧。洞雲還日。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芟書來。茆堂好同住。

採薪二首

採薪山上荆。暮採谷中粟。深谷多凄風。霜露沾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其二

倚擔青崖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畧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穉詎足識。

別湛甘泉

無限受過
人才之意

即友之情
自然可知

一語可泣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坂。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况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丘。遲回岐路側。孰知我心憂。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你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

別以詩

迂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良苦。心恟恍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間。秋風洞庭波。游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未學久化離。頽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蔡希顏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閩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琊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避寒
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群。之子眇萬鍾。就我滌
水濱。野寺同游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
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窓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
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莫可論。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適探歷。悠悠鬢生
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
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寃。寧有

長生
之誤最直

長切

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
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
良知乃吾師。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干丈木。勿爲藤葛
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
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
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曰學古曰
勿爲藤葛
纏曰得其
意文法備
矣

雜詩三首

窮困時能
思古人能
思古人便
知天意良
厚經歷語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三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讀、死、書、人、不、知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窓。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歛。衽。復。端。坐。玄。思。窺。沉。溟。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冲。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會心後方
知此語之
妙

七言古詩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峰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
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
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
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
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游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游始好。手持蒼竹撥

幽景可人
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峰曉
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
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
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州弱水
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游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
疊。嶂盤深幽。奇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
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恠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

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
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
山高頂藏平野。茆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
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
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裁。剛風倒海吹
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峰頭掛明月。宛如玉
女臨粧臺。我拂滄浪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劔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妬。闇然避世不求知。卑已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幀。月安得渠來拂

織綺。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元南度來。僧寺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何所有。

五言律詩

化成寺

化成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丹井。峰頭耕石田。
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其二

僧屋烟霏外。山深絕世譁。寫日ハ無半點塵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
香細雲嵐雜。窓高峰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其三

突兀開穹。騰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
景更開適
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峰。微茫竟何是。老衲話
遺踪。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到遠樹。崖影落中
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受時苦天北暮
陰愁。

古道

古道當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問驛鼓。冷落見炊
烟。凍燭寒無焰。泥爐濕未燃。正思江檻外。閒却釣
魚船。

客途寂寞
可想

還贛

不驕不亂。人馬有蕭蕭。
蕭悠悠氣象。
積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
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媿
巡行。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

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候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對時存變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靜夜時。勿忽復憂時冰霜綠逕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

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撰奇。勝游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荅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
違。壯心都欲盡。衰病復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
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
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列聖
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况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自本
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
我思。

其四

世道從厄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
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
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迴駕。先沾雨

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瀕洞秘靈湫。峽圻開雷斧。天虛下月鉤。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為霖遍九州。

春晴散步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牀。孤吟動梁甫。何處臥

龍岡

游泰山

飛湍下雲窟。冷然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七言律

西湖醉中謾詩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
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
白鳧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
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獄中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
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點鼠時登床。
峯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間石房。
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慘淡傷心
不堪多讀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蕩石盆。萬里滄江生惟人許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尚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篔簹長笛下江村。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閒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髮松梢晚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王山東嶽廟過舊識嚴星士

曾有云許
多牢騷在
內却不動
牢騷答之
如甚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峰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柁重來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群。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其二

不盡公昔
之感

悵望沙頭成久坐。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烟霞故國虛。
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壁屢投終。自信朱絃一
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夜宿宜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
深麓。烟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
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

聲調氣味
頗近王岑

道學語
使得風雅
如甚

田夏俎豆猶存畏。墨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
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崑
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
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雁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
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烽傳羽檄。近聞苗

危險如畫

調語酸辛

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歡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覓
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有節槩刮摩聊
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百悲自許
聊以自解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
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為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
霧捲靈旗英魂十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語壯情悲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游絲喜冉花
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
口夢烟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語雖閑淡
却有感慨
宜細味之

陸廣曉發

初日矐矐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聲幾曲雲
藏峽老樹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崖缺
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清瘦而有
姿

白雲堂

寫出幽
之致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
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紗窓暗映羣峰雪。清梵長
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萋萋。書懸絕壁留
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
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元日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揚。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

栢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雁迢遞關
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其二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床亦戒嚴。久客漸憐衣
有結。蠻居長嘆食無鹽。飢豺正爾群當路。凍雀從
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
曹檜。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

不用絮粉
等語而
色照人傳
神在阿者
中妙妙

風流何許
時自一動
道學氣

上却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义。

其二

澗草巖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
宜麥煮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暫憐無過客。病餘兼
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羣峰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旦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
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栢府樓臺脚倒景。茆茨松
竹湯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情興何等
容與而遷
各之感自
深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問野教
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釋犬吠人依密樾。聞鳧照
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峰。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
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
龍謾托踪。斷鴛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書庭蕉

寫得一片
寒絲森森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
夜靜。不妨月色半床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艾疎
梧恨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栢臺藩省官
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烟花憐我遠。今宵風
月好誰談。交游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徐都憲同游南菴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戶川

氣味深于
學杜

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
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叅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
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
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其二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
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山寇盜紆籌策。湘北流

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淒切。誅憂心悄悄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
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
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
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一○一○大○學○開○詩○ノ○下○能○存氣
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
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
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髮還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珎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
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衮線誰能補。歲晚心
丹自動灰。料得重闈強健在。早看消息報窓梅。

雪中桃次韻

雪裡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

不隨人鼻
息歎秋大
有主見

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
勝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潤，莫怪臨軒賞更新。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峰頭沉
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烟花日暖猶含雨，鷗鷺春
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
來去，楚澤風烟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

問武陵深。新春尚阻東歸楫，落日誰堪話此心。

霽夜

雨霽山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
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群動妄，閑來還
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漸沮溺，歸向東臯學耦耕。

僧齋

靜日僧齋不厭閑，獨餘春睡得相閑。簷前水漲遂
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晒
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難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從山水中
看出人情
變態有心
哉

清奇境界
體無欲仙

看眼眼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葺草生，荆扉深處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落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瑯琊山中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閑。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剛。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倚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登閱江樓

絕頂樓臺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

題味幽
不可辨
有盡

獨得語前
無古人

後遺之妙
可相

渾厚博大
足稱此題

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
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怡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峰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
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人羽書愁
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游清涼寺二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
草沒遠山僧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

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
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
網尚餘鞋鞢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
袞作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濶塵夢
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丁丑二月江寧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畧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
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武師能出塞極知充
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願憶鍾山舊草堂

開日仁買田雪上務同志待予歸

見說相携雪上務雪上務在江寧寒雲已出烏程荒舍初墾功
須信秋熟難收秋熟難收亦望雨後湖船羨釣鱸餘是
對合閭行山人又有歸農與猶向千峰夜度兵

其二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
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
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
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
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憶謝病幾時歸海濤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

戰勝不勝
而股股戰
輸絕征方
大臣之戰

頌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內
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
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登次壁間韻紀之二

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峰西北方
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
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無限隱憂
不敢說不
敢不說苦
心極矣

其二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鹿
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
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宿淨寺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樓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裡消
閒畫藥爨窓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峰望
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泊金山寺二首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透每勞僧。雲濤石壁深
龍窟。風雨樓臺迥。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
興尚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棧冰

其二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
孤柱。地缺東南着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峰巒不
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

無一字
時事而
恆存
有不堪

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叅殘農得暖堪。琴瑟破屋多
寒且。曝簷果使因窮能稍濟。不妨經月出江潭。

歸興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峰巒尚憶衝
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
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
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

月聽猿吟禪堂久坐發清磬却笑山僧亦也心

再游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踪寺僧遙任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岐路新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續舊指新
歷歷如畫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人夜新池邊孤月信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真莫道天機非言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法紛紛議誰與青人掃宿塵

山中漫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烟稍尚濕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窓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且當年只苦吟

南浦道中

興致悠然

無限悲喜
在內可思
可思

南浦重來夢裡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間閭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踈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

其二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遠旌旗干

嶂靜風傳鈴。析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庭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附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次韻陸文順僉憲

十五歲便
有此等胸
襟固知不
凡

感深氣傲
不覺倒映
寫河而下
故悲壯如
此

分明好景
却隱隱傷
心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
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
月將無同小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
村裡茅亭燕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
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
欲把橋名尋野老凄涼空說建文年

五言絕句

無相寺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恐梯石滑
不得到峯頭

山中示諸生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
溪山正暮春

其二

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
沿溪踏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

其三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日偶然日
閒日不必
問掃除有
心也

其四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游牛峰寺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

思深氣逸

聲。

其二

惟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潮頭巖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宿淨寺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

閑

重游無相寺次韻二首

游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頭。

其二

瀑流懸絕壁。風月上寒空。鳥鳴蒼磵底。僧住白雲中。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峰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

迷

雙峰

凌崖望雙峰。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峰

夜靜涼飈發。輕雲散碧空。玉鈞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雲門峰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群籟絕。獨照宮錦

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其二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七言絕句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烟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却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其二

水邊楊柳覆茅楹。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

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游牛峰寺 今改名浮峰

絕塵之想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
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其二

兩到浮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
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宿淨寺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堪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

藏計已買桃花洞裡春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朶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
子吼識則妙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
斲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

下人風雨三更捲葺屋

其二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
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其三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
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

自是眼高
禁漏非一

味放任

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
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

是大臣語

其二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
年兆。為語田夫莫惰農。

其三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

堪。應。是。邊。關。地。更。寒。

其四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詠良知示諸生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袁州府宜春臺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新未嘗却笑韓公亦

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其二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烟花費粧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其三

持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

其四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

無他奇耳
六一味風
雅可人

言外寓荒
唐之感

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五

王文成公年譜卷七

門人王畿編述

後學李贄刪訂

後學鍾惺評點

謹按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王覽之裔，而右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廸功郎壽者自達溪徙居餘姚，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別，有文武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推廣東老
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葬是爲
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

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
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
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
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湖立傳
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有竹軒藁江湖襟
藁行于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里子以下兩

世皆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

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庵晚稱海日
翁嘗讀善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
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
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洞
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爲陽明先
生焉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而先生生
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
而來，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竹軒公故
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生樓曰瑞
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目
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今名，
名曰守仁，卽能言。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五歲不言
大奇異名
卽言尤奇

才十一耳
便有此等
胸襟眼孔
信非凡矣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龍山迎竹軒公至京師。
因攜先生，先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賦詩。
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
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客大驚，命賦蔽月山房。先生隨口應曰：山近
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
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先生豪邁不羈，龍山
憂之。唯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走長安街，
遇一相士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

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勇起畿內。石和尚劉千劬亂秦中。先生出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歷詢諸夷。體

有志者精
神往往自
見

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曾夢謁馬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卒亦暴尸而歸。爲朝臣桂萼所讒毀。奪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于洪都。時外舅諸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行入鏡柱官。見有

道者，趺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聞養生之術，
卽相對忘歸。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
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明年龍山公歸，以
外艱也。

五年壬子，先生三十一歲。

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人，
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

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
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日同榜好
作事三人也。

卓吾子曰：噫，豈偶然耶！

明年春，會試不第。

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
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
咸驚目爲天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報甚急。

朝廷推舉將才，先生念武科之設，僅得騎射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畧統御之才，于是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賓燕則聚果核列陣爲戲，卓吾曰：武科亦有初場二場三場，初二場試騎射矣，三場試策論，考古典說時務，獨不可以見雄才乎？堂下一言，卽堪拔識，况長篇巨篇哉！特恨無識貨之人，故先生傷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會試舉南宮第二人。

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工部政。

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旣與夢符，乃受之，復

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

潛心人夙
不肯觀面
放過

命。審錄江北既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于三，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于是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二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

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歎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與語，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卽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

觀其悟而
復思思而
又悟則學
道豈情體
者所知哉

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囑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

先生手筆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闔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 旨逮繫 詔獄先生首抗

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宜遠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疏入，亦下。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驛丞。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跡潛附商舟以遊。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遶墻，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

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于鍊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先生與論出處，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于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

此言從嚴者其正異人也

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
場驛

徐愛先生妹婿也以先生將赴龍場遂納質
北面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

春至龍場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鳩舌難語可
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時瑾憾
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

境也便自
凄然

觀其自悲
自解忽感
忽悟一段
處困學道
之真精神
恍惚如見

念未忘乃爲石塘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
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
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詼笑因念聖人
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
者誤也乃以嘿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
因著五經憶說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
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

玩易窩以居先生

水西安宣慰使人餽米肉供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先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使平宋氏之叛亂發微摘伏固有合省其知而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而龍場以片紙回音驚服而悚懼之矣驛丞所履之地即能有益于國如此况親身為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者公勿自是前輩所作所為真後人之師也

卓吾平生
倘遇至此
不得不服
可見人品
學問自有
真也

卓吾子附記

四年巳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脩葺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舍見成宗師不敢居而乃以驛丞為師嗚呼以若所為前有席元山後必待有李卓吾千載真難匹矣

此等舉動
真不可及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大學言如好好色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

今人不知
不行者正
階此

已是好。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今人却謂
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
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
蓋知行合一。先生在龍場時悟後。教人語也。
故附于此。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黃
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
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

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諸君靜坐
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所云靜
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
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
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
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于此處著力。異時
始有得力處也。

卓吾曰。果能知着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
可。說知行無先後。亦可。說知行有先後。亦可。

但能着力則便知先生苦心但知先生苦心則便是能着力者。

冬十一月入覲時

黃宗賢縮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囑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于何所聞時宗賢尚未肯甘心北面至嘉靖壬午始執贊亦可謂倔彊者

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未任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尚是朝覲官員在京師

由此觀之則宗賢非信耳附和者可知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始論象山晦菴之學

王輿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辨不決故先生有兩與成之書極可玩也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是年

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贊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是年

送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刑

真道學自能感人

曹甘泉與黃綰言于冢宰楊邃菴改留吏部
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至是甘
泉出使封國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
易別而難會爲文以贈最可讀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徐愛是
年以祈州知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員外
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論大學宗旨愛聞
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

十月至滁州

先生日與門人遊遨琅琊灑泉間月夕環龍
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
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
箇物各付物的意自然無紛雜之念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侯先生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羨與舜墻又不見孔與鮑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可得真
可思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龍山公爲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

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疏極妙極可法極得引君之道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月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

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

卓吾曰十家牌法今人行之則爲擾民生事先生行之則爲富國彊兵所謂人人皆兵不

道待人而
行信然信

必借兵狼達家家皆兵不患賊盜生發者也
不借兵則無行糧坐糧之費不患賊則無養
兵用兵之費國以庶富民以安彊特今人未
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彼但可
使由者又安知有聖人之神道設教哉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行臺得雨
已而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

爲時雨堂故先生記之

卓吾曰太俗氣矣只爲先生有這箇在也

五月立兵符并

奏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簡司于枋

頭以河頭爲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

齒故也

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

便宜行事南贛舊止巡撫至都御史周南曾

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疏請遂有
是命當時疏入尚書王瓊覆奏乃改提督得
以軍法從事

王瓊既特
舉先生又
奏改提督
欽給旗牌
復奏一其
用兵之權
真不愧古
大臣矣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大監畢眞
謀監其軍瓊奏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
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然不可唯省城
有警則聽南贛策應先生于是遂
撫諭賊巢示以未忍一時剿滅之意蓋是時漳
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哨聚故先

稿以牛酒銀布而深諭之。讀諭辭真令人出涕也。于是會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卽率衆來投情願效死報國時。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

勅獎勵。故先生有謝陞賞之疏。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橫水。先生出不意，遂平橫水及橫水、左溪。平桶岡，雖彊

只兩出不意而賊平矣。用兵豈無術哉。

然亦驚矣。于是復出不意，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掃其巢而盡殲其黨。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先生深得之矣。旣出不意，則自然無備。惡用久師多兵爲哉。三省夾攻，徒資先生一時出不意之策耳。卓吾記。

時會長謝志珊旣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衆？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實。無

古之延攬，惟臺幸用此術。

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議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贛。

正月征三洲

先生與薛侃書曰：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曾寄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共學。廨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尚謙衙中。

事也。

二月奏移小溪驛。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

襲平大帽洲頭諸寇。

卓吾曰所謂後服者誅池仲容等是矣使當日讀論詞卽率黃金巢盧瑀等相隨面縛來投豈非維新之民哉徒恃疆狠全無耳朵目精不知今日贛州伎倆汝等毛頭安能撼破他得也亦是積惡已滿上帝不赦遂爾怙終。

自底滅亡不足哀矣。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月奏設和平縣。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大學序之。

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

不信心雖
朱子亦疑
用功何其
真切

本于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一敬字。

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後

與安之書曰。雷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者環四面。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諸子近刻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也。

八月。薛侃刻傳習錄于虔。徐愛所遺也。是年愛

卒。先生哭不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

九月。脩濂溪書院時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書院居之。

十月。舉行鄉約。

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當時戶部覆允。南贛鹽稅例只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于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于袁臨吉。則難高故三府。

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蔽河而下亦莫能遏乃上議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並受其福矣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

正月以三湘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

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先生乃書上王晉溪辭極懇篤

六月奉

勅 勘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先是正德初宸濠已與逆瑾納結諷南昌諸生呈已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聞有安成舉人劉養正者素有才畧文名濠陰覓致左右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贍軍資按察使陸完遂悉心附焉及爲本兵首復濠護衛濠欲陰入第二子爲

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及陸完改

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刼逃，兵部責其必獲。濠始恐，復諷諸生頌已，挾當道奏之。

事未舉而
先爲人所
破，以此觀
濠之無能
爲也。

武宗驚疑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何爲時？江彬方有寵，太監張忠欲附之，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對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太監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濠。

護衛以免患，交爲內主，乃諷御史蕭淮上書言濠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傾附者，皆亂賊之黨。其前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以平日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人知順逆，而禍變可弭。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

勅責鎮巡，延和恐禍及已，欲濠上護衛以自贖。同官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人問瓊曰：適聞宜召，明早赴。

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
公勿欺我廷和有慚色徐曰宣德中有疑于
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
且瓊至左順門見元領

勅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畱當廷領

勅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
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願壽往

諭革其護衛元領

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
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
西流賊設衛疏入畱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
備兵之方無出此矣時濠偵卒林華已聞
朝議紛紛晝夜奔告宸濠值濠生辰宴諸司聞
而驚曰

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
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
也養正曰事急矣明且諸司入謝即可行事

比旦諸司入濠出露臺宣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知其他濠怒令縛燧按察使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遂同時遇害而逵竟罵不絕口濠乃偽置官屬傳檄遠近改革年號指斥

乘輿分遣所親四出收兵始濠聞

武宗嬖臧賢遣人就學音樂餽以萬金及金絲寶

壺一日

武宗幸賢宅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賢吐實曰是寧王所遺者

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幸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

武宗始益疑忠彬等因從旁贊決有

旨大索賢家賢家多複壁外鑰木廚開廚卽走長巷通後屋人無知者濠所差林華實藏其

家遠走會同館得馬疾返濠初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技舉事比華五反始促十九日先生疏上變

卓吾曰濠既戕害守臣刳諸司據會城號兵十萬奪運船順流欲下使時非先生百計用間疑阻不三日至金陵不半月日抵燕市矣危哉先生之功莫大于是當先生間變時卽返舟值南風急舟將得前乃焚香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返風須臾

而風止北帆盡起亦可見先生之一念固已上通于天矣

濠遣內官喻才領兵來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爲阻撓之計使之遲留旬月乃可萬全于是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使顏咨云率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濠見檄果疑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

張廷行聞
紛紛而來
無智者亦
惑死濠乎

疏告變，謀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秦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驥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湯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

以誤之，又爲李仕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謀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楸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李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拚士實養正等東下。按是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

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
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

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

命將出師趨南京 伯方壽祥防江 都御史

俞諫率淮兵劾南都 尚書王鴻儒主給餉

次請

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 都御史秦金率湖

兵由荆瑞會南昌 充剛鎮鎮江 許廷光

鎮浙江 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

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

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

官各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濠

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

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其伐鉅

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

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次日早先生喜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

壬午再告變時

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

疏乞便道省葬奉

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下是又

疏上偽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穀同南昌府學教授

趙承芳。旗校二十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

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

疏剴切。蓋欲因是以感動。

武皇而孰知。卽有諫止親征之疏。哉甚矣亂朝之難也。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巳酉誓師。

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將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卽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

胸中先有
成算故舉
動自裕

先是南昌城守甚設及厥賊潰奔入城皆驚
亂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眾乘之呼譟梯
縋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以安慶圍急
宜引兵赴救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為賊據
我兵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
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
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遂
促兵追濠

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

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濠為

知縣王冕所執也

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
不肯退功當第一

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所援南康不復
則我難後躡乃遣林槐與知府林城取九江
知府周朝佐取南康

錢德洪曰洪嘗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事
甚悉光嘗問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

伍公亦非
常人也功
第一未足
奇

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得渠一疑濟矣。後遇何圖爲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留宸濠，何事非間。嘗謂光曰：識劉養正否？曰：熟識之。卽令光移劉家屬于城內，而善其飲食，縛齋檄人欲斬濟躡其足，遂不問。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福曉諭官民，聞銳與瑞昌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黃弘岡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黃亟入告先生，微笑而已。

誓師之日，斬失律者以殉，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

濠于先生仇也。乃以相託，知先生仁人也。

濠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如賢如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我不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也。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濠于此時
不悔其他
獨以不聽
婁如爲悔
則婁如之
賢可見矣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于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大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从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故先生具

疏諫止親征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于是再乞不免而懇切言干王晉溪瓊按先

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皆兵事可謂真相知矣嗚呼立功豈易耶

王宗沐曰余舟次湘江篋中檢得素嘗手錄先生與晉溪柬一帙秉燭而讀卽廢書而歎曰嗟乎夫人建立功業信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闔寄然猶藉晉溪公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恃有知己處中言聽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者亦以爲敘奏之常套而豈

先生已幸
遇知已成
功矣至今
回想猶爲
之寒心變
色甚矣遇
知已之難
也其矣勤
王事之難
也

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背時而獨
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
縱壑者順也。登高傳呼而建。銜下水者據也。
嗟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已而不用。或用
而不盡。或盡而終讒。當其中。軸見疑。孤遠勢
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追。
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
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
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

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卽陽明亦稱其有王佐
之才焉。因寄友人王宗敬于婺州使刻以傳
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耶。晉溪
名瓊。太原人。

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潘高晉溪公
門婿也。爲余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
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
客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
抱孫。右執師奏讀。至關。祭則擊節。賞歎。顧兒

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

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閩中

有叛軍卽奏師往視旗牌隨行不准繳時人

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卽以旗牌便宜從

事告變未及

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

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樂

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洶莫

知誰何時師讒毀百端然以奉旗牌練兵上

惟有此耳

游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

武宗旣還內官之變不發于牛首而發于豹房乃

駕迎

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者

誰之力也夫勅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臣親

視賊平繳還旗牌舊制也而顧加命方有草

寇竊發卽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朝而心無

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捍大

災定國是有以也

議縱濠似
謔語令人
噴飯一班
小人蓋以
國為戲矣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時

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侯

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
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于杭先生
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
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
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脇從今為窮迫所激
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
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

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

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
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先生信其無
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
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于父
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
得已令參隨負

真忠臣若
心之語

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于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返江西時奉

勅巡撫江西地方也。

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侍側。人情洶洶。因欲從

京口徑趨

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楊家京口也。會奉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兩臺省。望風趨附。肆爲飛語。時論不能平。先生旣還北軍。坐而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不動。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各鄉。而以老羸

感動北軍
作用甚微
然亦誠心
爲之主耳

應門始欲犒賞北軍。秦等密禁勿受。先生傳示內外。以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歎乃去。久之。北軍亦感。會冬至節。到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竟時。新經兵火。哭。亡。酹酒哀不絕聲。北軍聞之。無不泣下。忠秦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的。每中的。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秦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軍。

亦奇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以忠秦讒先生欲反也時唯太監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免于讒然則永豈但協力遂菴能誅逆瑾于正德之初且協心先生代解逆濠于正德之後矣千古流芳以能知愛敬先生也卓吾子記

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爲驗對曰召必不至于是有

觀此語則
武廟亦可
謂知先生
矣然猶風
波乃爾小
人家蔽豈
易言耶

詔召見先生。卽至。忠等恐拒之。蕪湖先生不得
已。入九華。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
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偽命。
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撿拔錢
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實。故趨赴。至上新河。竟
爲諸權倖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
岸。汨汨有聲。曰。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
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

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彬將不利于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

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
忿。徐得張永慰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
夜驚。已幸寢。謀干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
于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先生乃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畱石刻讀書臺
後曰。

正德乙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
向

關。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
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
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
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
敢窺竊。天監于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于
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觀
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語極痛切。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

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

武宗猶羈留京。進諫無由。始敘地方災異。以自劾。

身在風波
中猶作此
想憂國愛
民至矣

冀君心開悟。或一加意元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有和黃山谷詩。刻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之。所謂失在過信孔子。如某大學古本之復是也。

是月至贛。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啗其頭。西家小

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及門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向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于是以大將軍鈞

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姓名于內始議北還

霍韜曰是役也罪人旣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于過舉搖國是干將危蓋忠秦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驅忘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

倡義在我者也故不難處處在人者也故難

甘心之人心何絲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

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于倡義而難于處忠泰之讒蓋忠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據上游故不敢騁耳卒保

乘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

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

改元之兆先徵于此矣

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于已開

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事發瑾罪狀

首以規護衛為言實以逆謀之成萌于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實心不能也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即令參

國朝中官賢者不乏然有才識能委曲定禍亂扶善類者當推永為最

其計安在
可思

隨往紀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之謀。而豈知其計固在者哉。

八月咨部院雪門生龔元亨冤狀。

嗚呼。龔元亨豈用閒之人哉。先生多矣。此李卓吾所以不取也。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畧曰。憶龍岡自

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善。會其母死。往請墓誌。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也。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寢。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擔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耳。儲曰。先生以陽明

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龍岡反舍語余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余與龍岡竊歎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余者語之。其後養正旣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

復爲文以奠辭曰。

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

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

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

而朋友之情。猶得盡于子之母也。嗚呼。哀哉。

閏八月四日。疏省葬不允。

九月還南昌時。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王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

此又首尾
不滿七十
字而君臣
朋友間說
理說義說
情無不婉
轉畢盡此
等祭文古
今有數

奇人奇得
可笑然且
竟勝似一
種不痛不
癢庸人耳

境內稍甦。

泰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旣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爲弟子。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

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
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
嘆九川問曰先生何歎曰此理簡易明白乃
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
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
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人真面目
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冒別姓墳爲祖
墳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

真可歎息

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
血也是月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彰
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
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滴派子孫仿
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
具名提學道送名肄業

按象山與晦菴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

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文以表章之。席元山嘗問先生論學于龍場。深慨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五月集門人于白鹿洞。

六月赴

內召尋中止。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十六日奉

世宗勅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正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

京。毋或稽遲。先生卽于是月二十起程。道經

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

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

錢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洪獨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通贊請見。

十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

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于家。

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

捧觴爲壽。翁感然曰：宸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于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王文成公文選卷七終

王文成公文選卷八

門人王畿編述

後學李贄刪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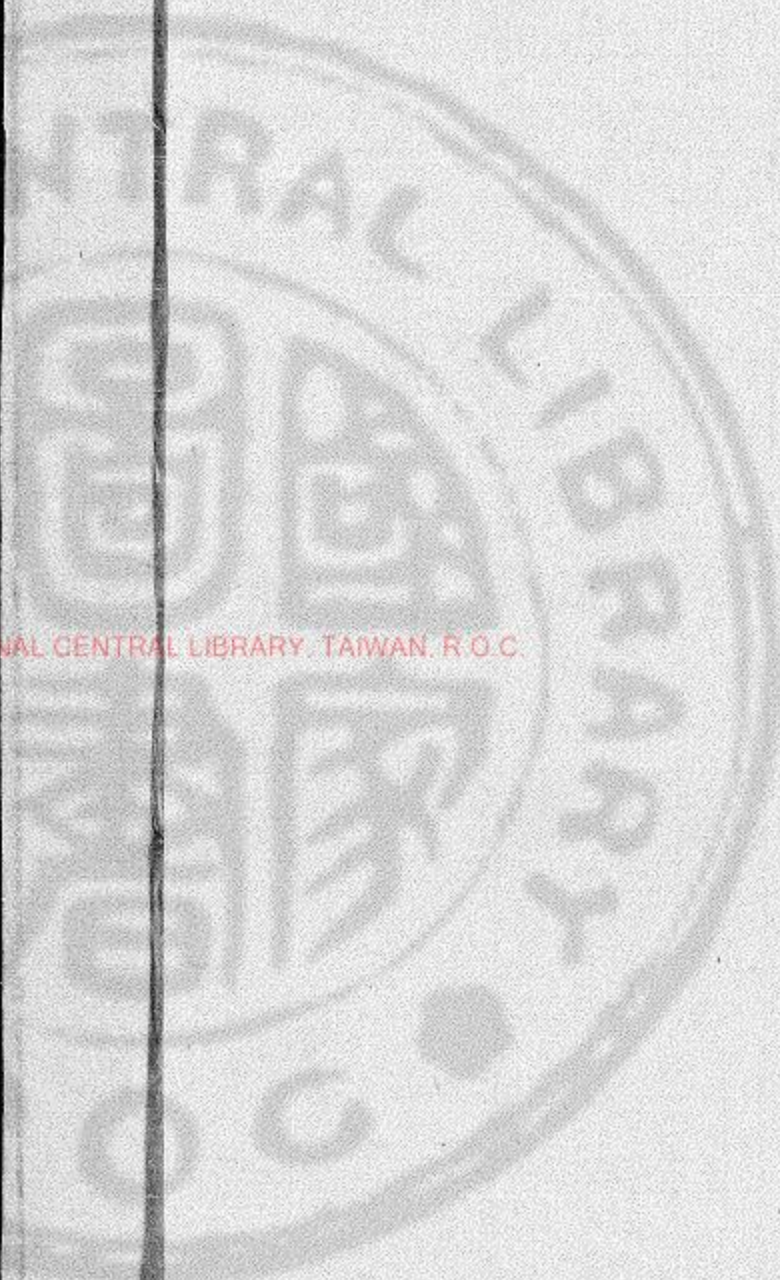
後學鍾惺評點

謹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
宣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是故



不欲先生入京。反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帳下士。或許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于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預知。步領所未嘗歷。幽冤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也。今于其可見之功。又裁削之。何以勵効忠赴義之士耶。乃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

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避禍耳。疏上不報。卓吾曰。兵部主其謀而擬

旨。西

旨。則首內閣者。實專其事。倘部議雖當。而閣擬參差。則雖本兵亦無如之何矣。故先生之功。閣部實共成之。與晉溪公前後十五札。極其鄭重。而閣老不得以寸楮相謝。過矣。及是乃滕口說。而欲咸之。以其輔夾舌。不亦勞乎。

所論亦是
但有知己
與不知己
先生豈
曲求功者
哉論及此
時事益可
悲已

二月龍山公卒。

是月十二日巳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適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

榮名繁人如此

七月再疏辭封爵。

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輔宰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

六辨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耶。况其說本出于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于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眩惑矣。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京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也。門人

徐珊讀策問嘆曰吾安能昧吾知以佞時好。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是者。

十一月至蕭山

所見自廣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敏學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江湖年六十八遊會稽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長揖上坐先生異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日從先生徜徉山水忻然忘歸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曰何乃老而自苦如此澐曰

去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號曰從吾道人。而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是時大禮議起。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以大禮問先生。皆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于越。增前虔州薛侃三卷爲五卷矣。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先生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

闕謝

恩。于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有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論。極可讀。

十月立陽明書院于越城。

門人輩爲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先生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于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豹乃見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稱。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先生往矣
何所慕而
爲此可思
可思

贊按諸氏方以乙酉正月卒而正億卽以戊
十一月十七日生天之報施仁人其何如哉
使諸氏不死張氏不得字矣時鄉先輩有靜
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先生得子以詩爲賀
故先生次韻謝答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
年只好共爺長正億初名正聰後七年壬辰
外舅黃縮因時相諱乃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

書會籍故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于廣德州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辭疏不允時

朝議用侍郎張璠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
西湖廣軍務先生聞

命上疏言臣患痰疾又思思田之役起于士官讐
殺比之寇賊攻劫郡縣荼毒生靈勢尚差緩

匡時起復
則不報及
時事艱難
則又引薦
不容辭當
事者抑何
心哉

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臣謂今日之事宜專責鎖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至于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諧民情。士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疏入。詔鎖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爲客坐私囑。以戒子弟。弁以告夫士友之辱臨于斯者。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學問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若見得本體如此。就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先生明日起程。晚可同進請教。是日夜分客始散。洪與

畿候立庭下。先生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卽舉所辨。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及此者。德洪請問。先生曰。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透其原來無有本體。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有此。只好默默自脩。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接人乎。

甲申渡錢塘

過釣臺有詩曰。憶昔過釣臺。馳驅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徃迹如夢裡。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舐。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跋曰。右正德乙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

丙申至衢州

有寄德洪汝中詩二首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
水雲疑仗戟。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
秀。新有鹿門期。時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
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
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
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
雲泉瀉雲諸亭。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
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
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
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樾領謝
而別。明日講大學于明倫堂。唐堯臣獻茶。得
上堂趨侍。初堯臣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
笑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
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
有味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寄書德洪與畿是月

二十日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
其會議熟處宜亟行者聽其便宜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預言處分思田機

宜凡當路相知皆寓書致意有與楊少師書
求備員散局如太常國子之類其

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
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
瘡疥之疾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今
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
知也其

與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
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

人張皇所不能成之功先生視之易易則其經國之才可想惜其但巡撫一方耳使日在天子之側而以

必更有可觀者矣

不獨當日
生全實多
卽此仁言
亦造福不
淺

省一分勞擾。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謝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因詳十惡十善。二幸四毀。反覆極言。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

兵數日之間。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尅期聽降。蘇受等得
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
寧城下。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
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既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
固。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
民之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
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
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
營。撫定其衆。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兵張
佑督令復業。疏入。

勅遣行人獎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
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
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
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
于是之時。

皇帝憂念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今新建伯
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
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
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而省之安。昔有
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
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
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
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卓吾子曰。此碑石若出他人手。則字字皆金

石矣。惜哉先生自爲之耳。勞而伐功。而德非
九三君子之終也。中間于羽事。雖不妨比擬。
但世人眼目小。世人如小兒。成羣見一巨人。
大吼其旁。卽飛。竟喪魄。哭欲死。先生寧不知。
邪事只管做。絕口不言功勞。乃是經綸千古
好手。且姚鏞是先生同鄉。旣代其任。而爲之。
莫說他罷事。亦罷了。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

五月撫新民。

備責之意
甚善以先
生而猶不
免功名之
際難言哉

六月興南寧學校。

七月襲八寨斷籐峽破之。

八寨斷籐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廻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斬

善用兵者不必有所本隨事出奇用來徧如

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

疏請經畧思田并斷籐峽八寨。

一思田經畧事宜有二

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簡以散各夷之黨遂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十

觀其經畧事宜自是大權術人

有入以蘇受弁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
一八寨斷藤峽經畧事宜有六
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
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
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
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故學士霍韜等
上疏極言之耳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以思田功也本月八日行人馮恩齋捧至鎮

十月疏請告

謁

伏波將軍廟方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見伏波
至是拜祠下宛如其夢因識二詩焉又祀

增城新廟所謂五世祖死苗難諱綱者廟祀
增城舊矣先生謁祠奉祭祀因過

甘泉先生之廬題詩壁間又題其居曰我聞甘
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

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于南安。

是月二十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本府推官周積來見積及門者也見先生咳喘不已便問無恙先生曰病亟矣二十八日晚泊問何地曰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辰時也卓吾子曰予親筆到此猶淚下不能揮而彼當不啻口出者反擠排不遺力何其妬賢嫉能

死勤工事
固先生所
安然萬里
勞臣終不
死于道際
前之不無
惻惻

若是也。彼桂氏無足言。數稱相知。如楊一清。喬宇輩。反視若寇讐。小人肝腸至此。卒難掩矣。吾以謂湛甘泉。黃久庵。霍渭涯。林見素。諸公可敬也。時贛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如禮衾。斂布政王大用先備。美材隨舟。以故臨終。得力。十二月三日。思聰劉邦采。以及門王大用。以知己。偕官屬師生。設祭入柩。明日輿觀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至贛。提督都御史迎祭道左。士民沿途。

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儲良材提學趙淵請改歲行。率士民。所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以及門故親祝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弟子來候日久矣。忽西風作。六月遂至弋陽。錢德洪王畿將以廷試進京。聞計遂迎喪上嚴瀨。偕正憲等會于弋陽。計告同門咸來奔赴。

二月庚午喪至越。

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行。且又下詔禁僞學。故詹士黃綰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久友。相知二十餘年矣。昨臣見新建伯王守仁。萼與不合。因不謂然。小人因而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夫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事也。功高而見忌。學古而

人不識此守仁所以終不容于世矣。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江彬、錢寧等。文臣如陸完等。皆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如劉朗威爲之外應。若非守仁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慘。倡義勤王。伐謀制勝。則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成。筭濠可徒縛而擒乎。其二大帽茶寮。泖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而守仁臨

鎮旬日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年年事不得已。乃起守仁以往。卒能使盧王之黨崩角。來降感泣受杖。而坐平一方大難。其四則兩廣入寨之賊。百六十年以來不敢問矣。守仁乃假永順歸兵。盧王降卒。襲而勦滅之。若不聞知卒之。以死勤事。而猶議其後。不亦傷哉。其學之大。則曰致良知。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子。何可異也。曰親民。卽百姓不親。而凡親賢樂利。不能與民同其好惡者。亦非

剗爲之說也。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是守仁之學。乃孔門正學。可終廢而不講乎。今萼乃以此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爲堯舜。故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夫以守仁之學如此。其功又如此。而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崇之恩。倡黨錮之虐。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靈。當爲惻然。而况于人

實心勤事
老臣一旦
至此良亦
可悲

乎。况于聖人乎。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于異世。猶當追崇。而况今日。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威德。今舉措如此。恐失衆心。關係夷情。甚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聞守仁言。忽有深省。復師事之。是臣于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非臣之私也。今守仁抱冤。亦猶桂萼向之。

負屈也。伏願

皇上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

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

不共天之仇。意在言外。

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萼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爾

直言。所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

不報。于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一千有餘。麻

衣衰履。扶柩痛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

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

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

心嫌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于溪上。

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

南岸。明堂周濶數百丈。遂定穴。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會黃綰于金陵。爲先

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有忌嫉者。行譖于朝。革錫典。世爵有司

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一時煽動。亂

正人君子
往往有此
非奇事也

觀諸人當
死生患難
之際能不
負心如此
方不愧師
友方不愧
講道學之
師友

子正億時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此竄。逐蕩
析厥居。明年夏。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以刑
部員外郎王臣爲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
先生之家。于是好黨稍阻。時黃綰適陞南京
禮部侍郎。弘綱徑往問之。綰曰。吾室雖遠。吾
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好與處。然老母
在家。必得命乃可。于是德洪王畿走台請命。
而以王良主行聘禮。

十一年壬辰九月。正億往金陵時。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
守者。或經月不見面。于是僉事王臣推官李
逢與王良薛僑管州等議。送正億至金陵。依
舅氏以居。後至。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特撰先生像記。

記曰。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
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
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
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

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余往來吉贛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府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有

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先生之功
原不難辨
但無真心
熱腸如徐
公者肯爲
之辨耳

武皇帝之在御也。武由嬖倖。濠悉與結約。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下先生引兵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與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

字字俱經
聯名言

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于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勵將來亦太無具矣。此余所爲深慨也。濠之

亂。孫許死于前。先生平于後。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余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余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于此。見儒者之作用矣。

卓吾曰。徐存齋公作記大有感慨不平之思。以故得時行志。將當日所盡奪者一槩給與。雖謂存齋公封先生子孫世襲新建伯可也。

不啻口出徐公有焉。而天之默佑陰騭。特地
生一賢師。相爲先生暴白中腸。亦可知矣。夫
方宸濠之自謂賢玉。以禮交于士大夫也。雖
孔夫子必不能以遽絕。而自招不測之禍。則
先生縱與之交。亦豈得不謂之有深意者。擁
兵上游。獨晉溪公與先生知之耳。使宸濠早
知其如此。卽匕首發矣。誰爲之養威蓄銳。以
滅宸濠乎。當時諸公亦豈盡昧此著。特以忌
功。如名假藉之。以爲詞也。是故不宜與辦。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始

詔贈新建侯謚文成。本年正月內詔病故大臣
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
議奏定奪。于是給事中御史皆疏上。原任新
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
道德功勳宜膺殊卹。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
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
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
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

曾幾日而
停者復矣
徒見思如
者之多事

勛久已見摧于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于
身終。疏上報可。

制曰。竭忠盡瘁。固臣子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
國家激賞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
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
从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
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
坤正氣。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

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
學攸宗。蘊蓄旣崇。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
皆宜。勘亂解分。無施弗效。閩粵之菁。巢盡掃
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
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
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
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
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
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

伐追曲江之遺恤。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詔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王正億襲伯爵。

先是元年三月內。給事中御史等官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奉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覆征藩實跡。時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并巡按御史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逾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

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備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擬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浙江巡按御史奏議爵廕吏部復請

欽依仍會同各官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蕃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撫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輕重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爲報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

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
士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
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
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
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
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
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
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
垂後。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

變。比之江南。難易迥絕。遊擊仇越于時得封。
咸寧伯人。以爲宜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
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御史。欲要改廢
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
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
改議。以后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卓吾子曰。方讒構之間。興則雖

爵于及
爵私復
于公則
正天所
以成全
生也

肅皇入繼諸賢滿朝爵既錫而復奪門下如林愛
莫能助迨公論既定則一徐公首肯無及門
者爵既奪而復世如指掌耳雖先生仁心自
然恩澤淪洽天必世世佑之然徐公之賢亦
安可掩也觀徐公先生像記可以見公

年譜後錄

刑部主事陸澄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
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
心迹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倡一二嫉賢
妬功之徒必有和者矣臣係守仁門生知之
最詳寃憤實甚故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
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至
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契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真荷蒙錄用。遷至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
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逋寇一時掃平。因
奉

勅。勘處叛軍。道經豐城。天遂反風。不但賊不能
加害。而倡義勤王。不旬日而寧藩擒滅矣。人
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
但見其功成之容易。而不知其謀畧之淵微。
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
其守身行已。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

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
又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又
以不遂篡逆之計。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
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初有
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諸
人其肯隱忍而不發。而故畱之。以待啓克毛
玉。而後發乎。

皇上龍飛褒慰殊恩。形于
詔旨。天下方爾快睹。

朝廷之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乃復有此。惟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言。掩其招揭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槩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守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爲賀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出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

本所奏粧點太過。臣竊窵之。不過忌功之心耳。夫宸濠私書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于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思刑部節奉

欽依原搜簿籍。盡行燒燬。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若出于宸濠之口。尤爲不足信矣。夫聖賢用心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以報國而已。何以能成後功而貽

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畧有交通之迹。而卒

夫在此仁
節在此

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于天下。後世矣。况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者。以元亨素懷忠孝。或可萬一啓其良心。而寢其邪謀也。及元亨一見不合。遂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宸濠反逆之日。而冀元亨反在數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竟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在也。毛玉謂守仁因賀生辰。偶爾遇變。然宸濠生辰在十三。而守仁以十五

傳先生張
疑行間事
各有所聞
不一而足
所謂一日
發牌二百
餘者皆此
類何多術
也

方抵豐城。既係往賀。又胡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言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義。尤爲乖戾。夫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僞刻兩廣都御史。揚旦大兵將臨。火牌于知縣顧泌。接見之時。令人詐僞驛卒走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泌傳牌會城。以恐宸濠。時有報稱賊兵千百追至。急乘漁舟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而府城不足恃。又奔入新淦。

城度城亦不可居。乃復奔至吉安。而吉安之倉庫實。乃駐劄其地。傳檄遠近。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令本府以書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時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各處軍兵。肯聽致仕鄉官。遂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也。至于破城之時。焚者官中。自焚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百餘人耳。夫合

省之民在城內者。各受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我。是卽賊也。殺賊何罪。耶。向爲王宮。今爲賊巢。昔爲國寶。今爲賊賊。卽焚之。掠之。亦又何罪。今舍大功。摘小過。是黨宸濠。而欲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勢焰薰天。人皆望風逃遁。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而散其黨。羽翼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王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云。孫燧許逵。何爲被殺。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

銳張文錦何爲守城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奏捷之外或詐僞牌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彼時宸濠首事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千旬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

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又使

不卽滅而

先帝崩臣又不知

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百世之功反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生死所能恐動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此萬世忠義之寃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耳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同生死伏願

聖明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用論

小人不堪
正月但數
云天理人
心愧之罪
之深矣

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光祿寺少卿黃維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今乃不然。凡盡忠勤職者。卽譏讒蜚集黜辱。隨至。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詭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

先朝末年。

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藩構逆。

陛下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

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乃遣優人齎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謬托腹心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邪功成之後瘡痍未復

武皇帝南巡危疑莫測守仁益竭忠勤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

竭力效死腹心藉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然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且守仁家在浙東與江右壤接一旦長驅父兄宗黨有噍類乎守仁于此夫豈不思固自分必死雖夷滅而不悔也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矣向者南贛乏人皆以守仁兵威武畧奇變如神以是茶寮桶岡大冒洲頭諸寨以次擒滅

增縣置邏。堅明約法。遂爲治境。江右之民。建立生祠。歲時虔祝。民心不忘。又可見矣。

皇上登極。命取來京宴賞。旣又不果。特陞南京兵部尚書。乃因言者謂不當賞宴。以致奢費耳。

夫

陛下太官之厨。一餐之宴。所費幾何。猶勞論列乎。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皆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了。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雖蒙拜爵。鐵券未給。祿

米未頒。

謔謗之口
往往無因
無謂蓋小
人之欲害
君子是其
胎性中帶
來千古世
仇故遇之
輒發耳

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及。而况但見其功。不見其過哉。其用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姑舉一二言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郇。徐璉。陞布政。卽令閑住矣。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旋死于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觸怒。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

源輒以考察去官夫陳槐邢郇等皆抱用世之才乘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使他日無事則已萬一有事而復責以捐軀效死難矣况乎守仁學本性命才優經濟以

陛下首出之資若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治可勝言哉前尚書席書吳廷舉令侍郎張璉咸薦于朝曾蒙

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

廟堂贊襄密勿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

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早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別委賢才以爲兩廣總制仍

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襲蔭此實

陛下今日奉

天所操大柄不可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

忠効力之勸。

霍韜地方疏

臣見巡撫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備知各賊爲害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未知何日底寧也。又竊計曰。兩廣地方。何日得一好官。勦平各巢。使良民得安。而頑民染惡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幸恭遇聖明。特起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喜。

聖天子知人之澤。兩廣地方自是有庭寧之期矣。是役也。臣等又爲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用費。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又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實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若守仁者。乘此大敗殘破之後。仰承

此一段論
功最明

聖明拔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米數百萬餘。勦平田州。報功數萬級人。亦必且曰。是天下之大功也。而守仁乃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且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簾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

可比。天下十三省。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山險。其水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頑。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則洪武以來。所不能平。若斷籐峽。則自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一討平之耳。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若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亦屢請征討。若八寨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敢議征討者。四方頑民。犯罪脫

八寨斷籐
之勦既未
奉詔則避
嫌者不敢
爲無真心
念民者自
不爲非有
二十分必
勝之謀不
能爲先生
之賢豈易
言哉

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隣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實四方寇賊淵藪。而斷籐峽又八寨羽翼。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綏懷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籐峽梗化之賊。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廣歸師之便。兵

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致命之衆。兵雖勞而不怨二也。所誅真積年巨盜。非往日報功濫殺者比三也。因勢利導省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而成。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皆願去賊從良。得勦撫之宜六也。八寨旣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皆可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業。紆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而不知經

畫其地爲久遠之圖。以故賊復熾盛。若八寨則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寇。守仁旣一旦掃平。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誅惡綏良。長治久安八也。然則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甚熟。錢糧夫役又不待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分

聖明南顧之憂。亦真可謂之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是誠何心也。先生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

儒謝源誓心竭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之功以爲已有乃揚言曰王守仁初與賊同謀及見公論難掩乃又揚言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

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士官立功人等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親聞守仁之功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欲再勘臣恐城堡不得脩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進言惟願

聖明乞早裁斷。俾官僚早有激勸。城寨早得脩築。
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

咏太平。祝頌

聖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之大端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非
得已也。

錢王諸及門等搜錄先生征濠反間遺事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至豐城聞變。時叅
謀雷濟。蕭禹皆侍。因濠進兵將反。乃潛入小
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其假寫兩廣軍門火
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重事。
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
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
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
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

糧草俟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候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于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又與濟等謀爲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重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却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

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集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弁心協謀。依期速進。無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

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

緣由係奉

疑問事難
在入情此
文舉虛似
實雖智者
亦將生疑
况深乎

後擒汝不
外此謀然
此時却作
誘詞區之
聖賢之用
如此

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
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
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此來。官兵不知
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
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
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
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
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

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
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皆密差心
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
寧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
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
其先鋒六萬。係遵
勅旨之數。今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
萬。遵照

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發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併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速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旣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星夜前去。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

通之人。令其密去報知差人。四路跟捉。備細拷問。當時殺死宸濠。以是疑養正等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之不得已。但身雖陷于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爲老

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
有○擒○機○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
恐未肯遽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
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但恐此
冷○甚○妙○甚○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洩須戒令慎密
又曲爲之防可也日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
與劉養正書同乃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
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亦各被宸
濠殺死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疑上

下已離兵勢日衰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
日出兵自于二十二日江西起馬徑趨南京
謁陵卽位直犯京師因聞前項反間疑阻遂
不敢出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畱省城
賊兵候久不出亦各退阻其後宸濠雖探知
遲○矣○四路無兵然師老氣衰亦多潛來投降我師
一候宸濠出城卽統兵而進龍光曰當時若
不行間以疑宸濠宸濠必卽時擁兵而出正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爲備所

先生忠
義發誰
首為此

此等作
用古人
所無不
知從何
處得來

只欲解
散賊黨
故生此
出許冬
雲變

以破敗宸濠使之坐失事機全是行間遲疑
宸濠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
不知書不能盡者固十倍于奏冊也又言寧
藩事平京邊官軍南來無所搜求咸泄毒擠
怒于冀元亨與濟禹光等元亨被執光等四
竄逃匿家破人亡當日光等粘貼告示標插
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
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遣行間人役
被濠殺死俱是親信家人各議者不究始末

弁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又言先生既破會
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及發兵逆擊
宸濠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衆已聞會城攻
破及見木牌爭取散去者不可計數二十五
日戰于鄱陽因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即令
斬取先却者頭各兵殊死抵敵賊兵始敗忽
見一大牌大書寧王已擒諸軍毋得縱殺一
時驚擾遂大潰亂次日賊益窮促宸濠泣辭
宮眷思欲潛逃見一漁舟隱在蘆葦之中宸

濠大聲叫渡。漁人移舟接濟。竟送中軍。諸將未知也。雷濟曰：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頃之舟人謹謀，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已而北風大作，時濠追兵將及，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印。

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醬肉五寸，與家眷遂別。臨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同對曰：已備。先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未得，先生令取船頭。

舍卒中能
取筆乃通

所謂不動
者可見

此語從自
心學方中
驗出

羅蓋曰：到地方非此無以示信。及至吉安，滅下戒嚴，舟不得泊。濟禹揭羅蓋，城上遂謹謀。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或問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負之決，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濠逆戰，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于時，平日智慮豈有不足？臨急忙失如此。

智術將安所施。鄒謙之云：昔鄱陽交戰時，先生與同志坐中軍談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頃之，走報賊兵大潰。先生又出見謀者，退而就坐談說如初。神色自若。錢德洪曰：洪事先生八年，同門有問及兵事者，皆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皆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後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用問一事，去年主試廣東。

道經江右，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牒諸稿，并所聞于同門者。

此錄不獨見先生臨事好謀之詳，而細心玩讀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先生墓誌銘

甘泉撰

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
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銘曰
公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
何辭然而公亦知陽明者也非公莫能狀公
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辭
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係狀云云曰公出于
龍山大宗伯公華推其遙遙遠派于晉高士
羲之光祿大夫覽焉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

借讀狀作
過脉線索
文法亦妙

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其異人矣。陽明公殆神授與。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于任俠。再溺于騎射。三溺于詞章。四溺于神仙。而五溺于佛氏。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遂相與定交。而講學焉。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已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差督造王威寧墳。獨受劍佩之贈。以與少時夢協也。蓋兆之矣。疏邊務。陳時政。闕失有聲。授

只數有聲
而始終仕
進之險夷
語言無入
不得矣

邢部審囚。淮甸有聲。起補兵部。上疏觸劉瑾。廷杖不死。謫貴州龍場驛丞。萬里矣。然而公不少林也。端居嘿坐。而夷人自化。又益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自沉于江。至福建。而始起。故其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會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益有徵也。甘泉子聞而笑曰。此佯狂避世者也。爲作詩曰。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會于徐陽。彼誇虛。執有以爲人奇者。烏足以知公哉。復起尹廬陵。六月

而百務具舉。有聲。取入刑部。改吏部。驗封。有聲。因爲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隣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厰。右隣居之。而時講于大興隆寺。久庵黃公宗賢與焉。三人相譙洽。語意和平。久庵曰。他日天台雁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而南。陽明公時轉南京鴻臚。出吊于龍江關。而公亦卽轉爲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甘泉子曰。雖

有大司馬王晉溪。知已。亦以陽明公素蓄銳士。以待不時之用。迅雷呼吸之間。人莫能測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甘泉子曰。先是余居憂。致書于公。幸因閩行之便。以去。以公時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而公兩不報。未幾寧府變作。公幾陷于虎口。而能倡義檄諸遠近起兵。會于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畱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勝從之民。釋被執

君子成功
小人與有
則焉何以
便妬細思
一殊不可
解

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
舍遂擒宸濠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
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
焉內幸爭功者附焉展轉殫力竭精僅乃得
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
臣張永護之也于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
遂流為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辨
也使陽明公而實許劉養正則濠殺孫殺許
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

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而許之必乘風直
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佻告變即謀南奔
以倡大義奪漁舟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
其遣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脇公也且濠
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
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後兵威足以累之
使不前也又以據會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
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
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

是名言是
快論亦是
毒語

賜勅錫榮封新建伯奉天征討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桂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于是天其將定矣
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
憂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
之論者人其勝天平或以浮語阻公六年不
召尋因論薦命爲兩廣總督或曰其且進且
阻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
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解戰甲

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世設苗守而思
田靖矣夫其不革岑猛之後以夷治夷之道
也人知殺伐之爲功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
大也仁與義兩得之者也讀八寨之狀云云
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
辨者曰陽明縱貪功當取岑氏盧蘇王受之
大功不宜舍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知不
武甚也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
意兵家之奇不可豫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

將使爲宋襄爲陳儒之愚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後而請告病亟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于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諡公

上華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詔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輔臣默然公卒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哭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于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又且相與吊于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后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于狀也

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終前墓祿與購淵精
其爽矣八嶽公爲之衆六平而司諫與重也
其德與曰才同志交且師與吊于衆曰漢文

干衆也

先生行狀節畧

久菴撰

先生年十歲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
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已未登進士與太原
喬守廣信汪俊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
蘇徐禎卿白下顧璘山東邊貢諸名士以才
能相馳騁學古詩文

公知廬陵入覲予時爲后軍府都事雖與公
有通家之舊實未知學執友柴墟儲公疇與
余書曰近日士夫與王公伯安趨向正造詣

深足下肯出與之遊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
因卽夕趨見公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
遽至此予答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
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原明否來日請
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邀
予會湛甘泉于別館又數日甘泉與予相約
告喬白岩乞轉懇楊邃庵冢宰畱公于此楊
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是暇
必會聚飲食起居必共務各相砥礪以成所

學壬申冬予告歸公爲文與詩送予并托予
結茅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甘泉亦欲買
地蕭山湘湖之間爲屋與余三人共之
巡撫南贛時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以爲
迂惟本兵王公慨然曰
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
與之

十四年公再疏乞歸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
公瓊逆知寧藩必反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

凡爲大臣者必有真眼孔真心腸方不致顛倒用人而遺禍天下若王公者不愧矣

曰我寘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若有他變非便宜行事勅書旗牌何以施用時福建有叛軍進貴等之變公謂此小事本不宜煩王某但假此牽掣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

公自吉安倡義兩上疏告變王公瓊揚言于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賊不久當有捷報但

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公稱病淨慈寺張永太監在

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功勳及彬等欲加害之故旣而彬等果誣公欲反

上不信彬等又言苟不信試召之必不來

上遽召公公卽奔命至龍江關忠等又從中阻之使不得見公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待命張永聞知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聞衆欲爭其功欲弁棄其官

入山脩道由是

上益信公

田州亂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公總制兩廣桂不得已勉從之予時爲光祿少卿先疏論江西軍功及公才德堪任輔弼

上喜親書御劄弁疏付內閣議楊一清忌公與之同列乃與張孚敬具揭對曰王守仁才可用但好服古衣冠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知大怒詈予潛

進揭帖毀公

上意遂止公亦遂扶病蒞任既復思田平入寨揚公與桂公謀曰守仁事完回京

上復命見如何且黃某與張羅峯又薦之若得見必畱用無疑也于是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公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以未離任便于交代也前曾薦致仕都御史伍文定與侍郎梁才代已矣又一月公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所

朝廷官豈一人所能
習做復爾
用何疑於
已而必欲
沮之小人
之爲小人
者往往爲
此等識見
誤之

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教匠事。公旣逝。樞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婦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訖至。桂欲因公乞養病。疏叅馭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思恩入寨。恩威倒置。又詆江西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羅峯見公所處岑氏及蘇受得宜。征勦八寨有方。極言稱嘆。謂予知人。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

之不可及。卽薦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與楊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銀百萬。托余送與張某薦爲兩廣。余疏辨其誣奉。

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捏辭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

旨嚴加究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辭。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

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楊計必欲害公惡予在

朝適有南缺卽推予補南京禮部侍郎明年春上將郊桂密具揭以進

上遂允削公世襲伯爵并常行卹典贈謚人至今以爲恨蓋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公旣一言不發雖及門或一二真相信者疏辯其誣公又極力止遏深以

爲不可乃考察之年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一切被黜則公雖欲不言不得矣汪鉉以予誣大同之征當分別善惡不當玉石俱焚汪鉉迎合張公劾予回護屬官難居大臣之位調予邊方叅政賴

聖明令復原職鉉又論公僞學指予黨邪不忠及所以許婚攜撫者予又疏明公學術忠正亦賴

聖明拔之官竄察某與守仁之無辜於乎公與予

平生所期何如也。而今固止此也。夫

李卓吾曰：獲上信友原是一事。久庵之信友如此，獲上如此。吾以久庵先生可愛也而

世廟知人之明亦安可誣乎？方陽明先生之居驗封也，浙之宦遊京師者數載之間，何啻百十餘人，獨約久庵與甘泉三子爲同志之會，結終身之盟，則陽明固已物色之早矣。久庵雖欲不犯衆怒，以爲先生辨，又可得耶？與婚撫孤忘身排難，陽明先生可以死矣。矧及門之

士聯屬四方，孜孜講學不憚，固以先生獨得洙泗之原的爲中興之教主，亦以久庵之爲倡也。李贄小子故復詳列書院人數，地方以附于先生年譜之後焉。

年譜後人

嘉靖九年庚寅門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城之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先生居越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使目前常見浩蕩。及起征思田。洪畿等相隨渡江。偶登此山。若與意會。以告先生。先生曰。吾二十年前曾遊此。故至西安遺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之語。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志聚散無期。憶師臨別遺念。遂築洞于山麓。董澧等董其事。十一年壬辰。門人方獻夫合同同志會于京師。時江西桂萼在。

朝。方嚴禁講學。薛侃等已遭罪譴。京師方諱言學。是年編脩程文德。歐陽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謚等在六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適黃綰以進表入。洪與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徐樾。林大欽。

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同志會于南畿。

時遠方四集。類萃羣趨。或會于城南。諸刹或會于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辨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于安福祀先生。

先生居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于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等。

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兩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焉。于是四方同志相繼以起。惜陰爲之倡也。

本年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于衢麓祀先生。

先生起征思田時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等冒雨出候先生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喪還玉山惠與王脩等迎視于草萍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聲聞十數里。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罔

知所寄。洪與畿乃與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知府事築室衢之麓設師位歲脩祀事諸生柴惟道王之弼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本年五月貴州巡按王杏建王公祠于貴陽。

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于其家者始知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

嘒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
白雲庵舊址立祠置田以供親事杏立石作
碑其畧曰諸君之請立祠以追崇先生也立
祠果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
爲依陳樽俎以爲享似矣未也夫尊其人在
行其道想像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云云
十四年乙未直隸巡按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
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先生兩遊九華宿化城寺

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蓄墨跡甚富因思
夙範刻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煜因諸生請建
祠于亭前而扁曰仰止

十五年丙申浙江巡按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
天真書舍立祀田

重脩碑記係禮部尚書黃綰筆

十六年丁酉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歲汝員以御史按浙拓地建祠取南康蔡
世新肖像以祀

本年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積一洲。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傅習錄。有省。卽期執贄。以先生往征思田。及聞訃。痛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歎曰。先生雖沒。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以師事。薛率同志講學文湖書院。置田若干。以贍師生。是年巡按周汝員立師位于中堂。春秋二仲月。率師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後謚起僉憲江。

右遍復南贛諸祠。謚沒。叅政孫宏軾副使劉懃設謚位。附食于師。謚子沈啓原增置贍田。又議附薛子位于文湖。祭期定季冬之日。同志與祭。天真者同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浙江巡按傅鳳翔建祠于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之右。辛巳先生歸省。祖塋講學于龍泉寺之中天閣。親書三八會期于壁。丁亥出征思田。每遺書必念及龍山。傳同請建祠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

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于洪都祀先生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先生宰廬陵七越月而入

覲至是聞計喪過河下百姓沿途哀號如悲親戚相與築祠歲脩私祀名日報功後曾孔化王時槐陳嘉謨等增築制益宏麗春秋二仲皆郡有司典司祀事矣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縣西北岩出瑞石空洞愷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廬典程文德共嵌岩作室以居來學立位中堂歲時奉祀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范子卒春秋配食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先生還自龍塲。與冀元亨等會龍興寺。使之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州府。同請于當道。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爲作性道堂記。

二十七年戊申。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兼民居井路。邑屋華麗。德洪曰。民庶且富矣。對曰。是城四十年前。猶赤土也。蓋南贛洞賊流劫無常。妻兒相牽而泣。曰。

賊來曷避。惟一死可待耳。先生來而賊平。始築城生聚。以有今日。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于韶。祀先生。時大倫守韶。建書院立師位。與白沙陳先生並記。

二十九年庚戌。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漂陽。祀先生。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京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築室買田以爲同志請會之資。是年復與李遂劉起宗陸光祖等建樓于精舍。設先生并甘泉像焉。

三十一年壬子。南贛都御史張烜復王公祠于鬱孤山。僉事沈謚申復之也。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後。嘉靖初年。軍衛官兵百姓人等思師不已。百姓則建祠鬱孤臺。軍衛官兵則建祠學宮之右。塑像設祀。

俱有成式。後有異議者。移鬱孤祠像于報功祠。後軍民懷憤。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謚謁祠像。泣然而涕。具由軍門。乃復脩葺前祠。迎師像于鬱孤。張烜作記立石。先生自征三泖。平山寇之後。贛屬邑俱立社學。城中立五社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教之歌詩習禮。于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揖讓。歌誦之聲溢于委巷。因異議出而成規。盡壞五書院。遂爲強梁竊據。禮樂之教息矣。謚詢

訪得實罪。逐僭據五社。復完禮教。復興。泯泯乎如師在日矣。卓吾子曰。祠之廢興。烏足爲先生輕重哉。特因是可以見人心之難泯耳。沈謚未親承教。但讀其書。便爾誠復。何必皆七十子之徒耶。生榮死哀。吾謂陽明先生當之矣。

沈謚復王公祠于南安。

南安青龍浦先生屬纊地也。士民哭泣建祠于學宮之右。歲時奠祝。後有司望風承旨。亦

遂遷祠于委巷。人心大不堪。故謚具申軍門。張卒復之。嗚呼。張亦人傑也哉。

三十二年癸丑。謚又脩建王公祠于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鬼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誦功德。久而不替。尚有談及而泣下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而主者廢爲晏。

憇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限三日內。查究清理。仍爲洒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合邑師生故老。得具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盡展拜之禮矣。
沈謚復改建王公祠于南康。

南康有祠在學宮之右。后異議者。遷像于旭山韓公祠內。謚謁祠。見二像並存一室。王公有祭無祠。韓公有祠無祭室。又卑陋。謚訪祠西有鄉約所。前堂三間。後閣一座。規模頗勝。

乃置先生之像于堂。而韓公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以立祠。本年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聞沈謚之風而興焉者也。與人爲善焉亦可也。安遠舊無祠。百姓私立碑于小學。故吳申請謚與張創建焉。張爲立石作記。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

本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沈謚嘉獎之。申請軍門張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王公祠于儒學東
僉事沈謚巡縣爲增其未備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成守節改建陽明祠于
瑯琊山

舊祠在豐樂亭右甚湫隘茲改建紫薇泉上
矣

三十三年甲寅直隸巡按閩東寧國知府劉起宗
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縣有上中下三寺初

時俱會各寺方丈旣諸生日衆方丈不足以
容乃築室于上寺之隙地又不足提學黃洪
毘與知府劉起宗乃議創建精舍于上寺之
右未就而巡按閩東提學趙鏜繼至于是邑
之士民好義者競來助役南陵縣有寡婦陳
氏遣其子曹廷武輸上田八十畝有奇以廩
餼來學于是書院館設俱備起宗禮聘錢德
洪王畿間年一至水西主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歐陽德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嶠胥海。皆上院之景。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于是御史胡宗憲。改建于上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得南康生祠。塑師像極肖。乃遣諸生。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其下祠爲門人私祭。則塑師燕居像。而請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

三十五年丙辰。提學御史趙鏗。脩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復初書院。至是鏗復大脩之。

本年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于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谷中秀。創建之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蘄之士大夫。最表著者。顧問顧關親兄弟也。寵屬錢德洪。撰仰止祠記。弁請至蘄。合會于立誠堂。以爲諸生開迷覺。閱寵舊爲御史。巡按福建。以清軍

伍戎事最號有力量。其子中丁丑狀元。甚有奇氣。亦好學。惜早沒也。子不見其子。見其父。不見其子。知其子。故弁及之。亦以見先生之作人者。雖數百年猶且未已也。

是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記。

公文選卷八終

